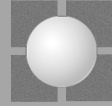




拾珍季刊



2016年夏
第116期

亞洲聖徒小傳

前言

本書是以小傳的體裁，記述7位卓越的中國聖徒和兩位印度聖徒。有的已在天上領受榮耀，有的尚在世間服事主。

在西方凡屬社會各階層的卓越人物，都有自傳或傳記流傳，甚且一個名人有多種傳記出自不同作家之手，而大多數作品為讀者所愛。

中國在2000年前司馬遷作《史記》，自帝王至醫生都有傳記，且多生動的描述。惜自班固以後，文務典雅，已欠缺人情味。其後更成定型，作者謹守文章矩度，過譽忌諱，遂更少真實感，為讀者所厭棄。近代胡適之等提倡傳記文學，始漸引起著作家及出版界的興趣。

在以往我們出版的傳記，多數譯自西文。但「更正教」〔即馬丁路得之後的基督教〕傳入中國雖不太久，惟其間高舉主旗、生死以赴的忠心聖徒，其言行事工可傳者為數亦不在少。印度為東方第二大國，自使徒聖多馬以後，亦當





代有哲人。本書所集，合中、印僅得9人，非謂此外無可傳之人，實因材料收集不易；或因其人毀譽參半，蓋棺始能論定；或因適當的作者難尋；或有最適當的作者，惜無時間著筆；或已成稿，而傳記主人正在試煉之中，發表恐影響其本人及家屬的安全，不得不留以有待。即這本小書，也經過多月才能夠出版。

本小書中所集各聖徒，從神領受的恩賜與託付各不同，靈歷及服事的表現也有別，惟願賜人智慧之主，使讀本書而有所取法的，各得其宜。進而發願奉獻，為主使用，前賢啓後賢，後聖超先聖，使主的名得榮耀，使主的國度得擴展。阿們！

1967年4月

第一篇 中華傳道的先驅——梁發

像大地一聲春雷，像彗星劃破夜空，「梁發」的一生，在基督教會發展史，及悠久的中華民族史上，雖然是那麼短促，但他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他的貢獻，也是極其偉大，他的名字，必長留在史冊中。

中華傳道一奇人

「梁發」，又名「梁亞發」，是中國第一位牧師，第一位赴海外傳道的宣教士，又是第一位基督筆兵。在華南，他曾建立第一個基督化的家庭，第一個本色的教會；在馬六甲，他曾與米憐先生（Mr. Milne）合作，創辦了第一所實施基督教教育的華文學校，又曾創辦了第一個華文雜誌。直





至如今，他仍被報界公認為中國報業的鼻祖。

梁發並不是生於名門望族的書香之家，而是出自窮鄉僻壤的貧農家庭。他於1789年（乾隆53年）出生在高明縣三洲羅進村，這是距廣州約50英哩的小村。全村無一磚屋，有的，只不過是泥屋茅舍三、二十間，貧農數十而已。

梁發在極度貧苦的景況下，度過他的幼年歲月。直至10歲，他的父母才送他進村塾裏念書。一個超齡的學童，必須很有勇氣和特別用功，才能迎頭趕上。當年的梁發，正是這樣的兒童。他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所以他雖然僅念過4年書，但對中國的文學和哲學，已粗具基礎。

碧血丹心不顧身

15歲那年，梁發輟了學，往廣州自謀生計。一個15歲的少年，卻已經背上行囊，大踏步離開故土了。

廣州是廣東的省會，又是華南最大的都市，地當珠江口，商業繁榮，房屋櫛比。來自農村的梁發，自是眼花撩亂，目不暇接了。但梁發之所以冒險往廣州，不是為了自身的安逸，乃是為了要碰碰運氣，希望有一天衣錦榮歸，帶著一位賢淑的妻子回去，幫助母親料理家務，使他的幼弟得以繼續求學，並使他的父母舒適地度過晚年的日子。他深信他一定能做一個善盡孝道的好兒子，為父母顯揚名聲。帶著這一個美夢離了老家，往大都會裏鑽。帶著這一個美夢，他勤奮地學習謀生技能。起初他學習造筆，後來改習雕板和印字。在一個業師之下學習了4年。他一面刻苦學習技術，一面利用餘暇致力文學研究，所以數年以後，他不但精通業





務，對文學一道也很有造詣。只可惜他剛脫離學徒的生活，做一名正式技工的時候，他的母親已在鄉間撒手塵寰了。這一位孝順的兒子，為了回鄉葬母，不但耗盡他歷年的積蓄，還背負了一筆沉重的債項。至此，他當年的美夢破滅了。然而神正為他有所安排。

名牧東來揚聖道

1807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道，但因束於滿清政府的禁例，未能公開宣傳福音，只能秘密地從事文字傳道。他努力翻譯聖經及著述佈道文字。1810年9月，馬禮遜開始印刷他的聖經譯本，承印者為「蔡盧興」，擔任雕板的技工就是梁亞發，那時，他已是21歲的青年雕板匠了。為此，他與馬禮遜常有來往。馬禮遜很欣賞他的忠心和果敢，因為當時清廷曾頒佈諭旨說：「自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企圖惑眾，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為防範，為首者立斬。」政府對基督教的壓迫既是如此厲害，所以非有絕大的勇氣與果敢精神，是絕不敢冒殺頭的危險為外國人印刷宣道文字的。

1813年，英國宣教士米憐夫婦接踵來華。他們也像馬禮遜一樣，在澳門或廣州，都受到極大的壓力，只好把精力集中在文字佈道方面。一天，馬禮遜在他的府上安排梁發和米憐見面。米憐的熱情和神采奕奕的眼睛給梁發很深刻的印象。當馬禮遜請梁發抒述他對於以往所印的書的觀感時，梁發一反以往客氣的態度真誠地說：「起初，我是不感興趣的，我只是不知所為而為之，但自從印刷米憐先生所著述的





《基督生平》，我對洋教的教義才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米憐插嘴說：「我很高興！現在我感覺到中國的同工們，真需要：鐵手鷹眼使徒心，銅身鋼肺橡樹頭，還要有天使的記性，瑪土撒拉的高壽；那就決不是血肉之軀了。」

這話使平素嚴肅的馬禮遜笑起來。但梁發笑得更開心。他喜愛這位年青的宣教士。他和米憐的友誼自此一天天地牢固起來。

披荊南下證真神

米憐在中國傳福音，受到很大的阻礙，因此，馬禮遜決定派遣他赴南洋馬六甲開闢新的工場。米憐夫婦希望梁發同去。在梁發方面來說，是需要很大的考慮和勇氣的。中國人向來都安土重遷，遠離他年老的慈父，幼小的弟弟，故鄉的親友，和祖國的懷抱，飄洋過海，遠適異域，這在當時當地來說，是萬分難能的。但梁發喜愛米憐的心與日俱增。米憐所著的書中有一句話：「他們就撇下一切，跟隨了耶穌。」常常在他的腦海裏浮現。當時，他雖然尚未決志跟從耶穌，可是，這話卻幫助了他撇下一切跟隨米憐的決心。

1815年4月17日，米憐夫婦和梁發等啓程赴馬六甲，乘船歷三、五天抵埠。此後，梁發逐漸成了個熱心的慕道者。他之所以切慕基督真道，一來由於他對佛教完全失望；二來由於他雕板時很受米憐所著《救世者言行真史記》的稿本所感動；更重要的，是他不但讀過米憐所著的書，也讀過這位偉大傳道者用自己的人格來譯述的耶穌傳。此外，他每天都參加米憐牧師的家庭禮拜，也第一次接觸到基督化的家庭生活。他的心也就為基督的真理潛移默化，終於決志信從主基





督。

梁發受洗的情形，米憐牧師於1816年11月3日的日記中，有如下的記述：「是日12時，我以三一神之名為梁亞發舉行洗禮。此禮是在傳道所的一室中舉行的。在施洗以前，我曾與他莊重地談話，教導他，並為他禱告……他是廣東人，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以外，並無其他家屬。他受過普通教育，能讀普通書籍。他的心志頗為堅定，更有節儉的習慣。他不像一般中國人那樣善於應酬。他從前很剛愎自用，有些令人討厭，近來卻改好了……當我與他談起他從前的生活的時候，他說：『我難得到廟裏去參神拜偶像。我有時雖向天祈禱，卻無虔誠之心。我雖不犯極惡大罪，但煙酒和其他類似的罪過則在所不免。我未到馬六甲以前不認識真神，如今則急欲事奉祂。』」此外，米憐在那篇日記中又添上如下幾句話：「此次聖禮，使我喜懼交集。他是這新枝上的第一個果子。希望他能篤信至死，使日後有豐富的收穫，使教會中人快樂，增加基督的榮耀。」

梁發歸主後的生活，足以證明他受洗禮是出於至誠的。此後，他與米憐牧師在馬來亞繼續共事三年，但他已不再是僕役，而是較僕役尊貴的弟兄了。

梁發對於服侍，和他慕道的心同樣熱切。他在米憐指導之下，不但擔負起雕板、排字、和印刷的工作，還負責訓練年青的技工印刷各種佈道的書籍。1818年9月，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梁發亦從旁襄助他。後來此校遷至香港，直至如今，仍在旺角弼街繼續辦校，此校蒸蒸日上，培植人材不少。

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協助米憐牧師創辦《察世俗每月





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是在中國報業史上，被稱為第一種具有新聞性質的刊物。創刊號中間書報名，上方為年號，右方錄「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左方署「博愛者纂」。序文的開端便說：「無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當始神創造天地人萬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養我們世人……。」這報刊自1815年創刊，至1821年停刊，每月出版一次，每次44頁，每期初印500冊，後來增至2000冊。梁發對這報刊的貢獻很大。他不但負責雕刻宋體字木板，且常以「學善」的筆名撰述一些佈道文字，故被稱為我國正式服務報界的第一人。他又時常利用機會，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帶返廣東派送，或藉友人遊歷船舶之便，銷售於南洋群島、暹羅、交趾支那各地華僑薈萃之區。

在梁發正沉浸於文字證道的工作之時，一件不幸的事發生，那就是米憐夫人的去世。米憐夫婦平素愛情彌篤，他們二人是建設基督化家庭的不可少的伴侶，如今一旦遭此變故，米憐自然痛悼萬分，梁發也為了摯友之妻離世而十分難過，思家之念油然而生。1819年3月，即米憐夫人離世後一個月，梁發乘船經廣州返高明縣，省視他的父親，並和故鄉的親友們團聚。抵家後不久，他父親就憑媒替他娶了一位黎姓的女子為妻，那時梁發已是年逾30的成年人了。婚後家庭生活很是美滿。後來他的妻子黎氏也在梁發引導之下信了耶穌。

在這期間，梁發曾兩度重回馬六甲，襄助米憐牧師。1821年，他第二次重返馬六甲的時候，米憐的健康已日漸惡化，肺病日劇，咯血日增，延至1822年6月2日，終因積勞離





世，瞑目時僅37歲而已。他是一位熱情、進取，而有決心的人。他常說：「當我深信一件事情合於正義的時候，雖赴湯蹈火，亦必勇往直前。」馬禮遜牧師論及米憐時說：「他熱心傳道，世無與匹。」

米憐在世時，為梁發的良師益友，對他的影響很大。米憐離世後，他心裏的火燄，在梁發的心中重燃起來。以利沙已得著以利亞的加倍的能力，而亟欲把他所信的福音傳之於國人了。

文章宣化根基奠

梁發回國以後，打算在馬禮遜牧師處精研神學，不幸馬禮遜因他的妻子離世，他的兒女返了英國，他也不得不返英國一行。所以馬禮遜見到梁發從馬六甲回來，便十分快慰。他深知梁發嚴守所信的道已達7年，信心已極堅固，遂於1923年12月，按立梁發為宣教士，囑咐他盡量找機會宣傳福音。梁發自述當時的情狀說：「馬禮遜先生以手按我，囑我往各方宣揚福音真理。」

梁發在廣東的傳道工作中，最出色的是文作。除了在馬六甲襄助米憐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外，他為了拯救本土的鄉親，做了一本佈道小書，講述偶像的無用和改信基督的必要。書名《救世錄撮要略解》。書中除正文外，還附經文、禱文、聖詩，和十誡。篇幅雖然只有37頁，卻是第一本中國人所著的基督教佈道書。馬禮遜很稱讚這本書，他的評語是「很好、簡潔、清楚、真實。」隨即幫助他將這本書出版，初版是200本。

梁發一面傳道、著書，一面孜孜不懈地研究神學，馬禮





遜牧師也悉心教導他。他對基督教教義的造詣很深。馬禮遜離華期間，梁發著了兩種小書：一種是《希伯來書註釋》。另一種是稱揚基督教的短論，名「真傳救世文」。至1828年，梁發所著的佈道小叢書，已達12種，其中一種是專為兒童而作的「基督教問答」，其他多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而作。馬禮遜對於這些有價值的小書很喜愛，他把這些書的原稿送至馬六甲英華書院校正出版。日後這些書流行很廣，有不少已深植於讀者的心中。

梁發不但努力著書，且不避艱險地派送各種佈道書籍，特別是每當科舉試期，廣東各縣應考的秀才們雲集廣州，梁發和他的助手便把握著這大好時機，冒著生命的危險向那些知識分子派送佈道書。有一年，其中一份落在洪秀全的手上，那時洪秀全只不過是20歲的「童生」（清朝科舉時代，較初級的功名）。他起初對於梁發所派的小書全不留意，只把它放在書架上面，擱置了9年之久。1837年，他再度名落孫山，抑鬱成病，在病中看到許多異象，但絕不明白那些異象的意義。直至1843年某天，有一個友人到訪，他在洪秀全的書架上發見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那本書。這才引起洪秀全、馮雲山的友人都受《勸世良言》的感動，於是組織了一個上帝會，一方面宣傳教義，一方面洪秀全注意把它仔細閱讀了一遍，就相信他已從書中尋得那異象的鑰匙了。於是他們密謀反抗滿清，經過了相當時日的醞釀，便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但因他們的領袖對基督的真理認識不深，且言行不符，以致運動終於失敗。然而它在時間上延續了13年，在空間上波及了19省，且曾印送新約聖經及梁發所著的《勸世良言》，廣為傳播。溯本窮源，可見梁發所從事的文字佈道





事業，其影響是何等深遠。

暴政橫施苦難頻

梁發在文字佈道上的成就，是付上極重的代價換來的。可以說：他所收穫的果子，是用他的血和淚灌溉而成的。

遠在1819年，他新婚後不久，出版第一種作品《救世錄撮要略解》的時候，便被人告發，為官廳所逮捕，結果被衙役（用竹片）在腿上毒打30大板，血從兩足流下。後來為馬禮遜營救出獄。在獄中飽受敲詐，致使他出獄時一貧如洗。他自省此次受縲紲鞭笞的痛苦，實在是神的美旨，欲藉此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他動心忍性，而降大任於其身而已。

1834年，他遭遇到第二次的更大的苦難。那年8月20日，他乘各縣的知識分子來廣州考試之便，約同吳亞清、周亞生，及梁亞新等攜佈道小書分赴考棚派發。他們第一天派出《聖經日課》1000份，第二天再派出1000份，都沒有任何滋擾，他們都非常滿意。不料到第三天，他們正忙於派發佈道小書的時候，即有巡卒把吳亞清捕去，當晚將他釋放。第四天，他們仍冒險往試場去，但當他們派完了數百份以後，巡役數人又來逮捕他們，幸梁發機警，中途逃脫。他的同伴周亞生和繼綸不久被捕，知府命人打繼綸四十板嘴巴，打得厲害非常。他們又派人嚴密緝捕梁發和他的親屬。幸而梁發帶著妻子和女兒聞風先遁，巡役就把他的親屬三人捕去，又把他家中的財物掠奪一空，然後在他的屋門貼上封條。他們如臨大敵地在高明縣駐紮了8天，天天查緝梁發夫婦，至第9天，才收隊回省城。梁發夫婦像驚弓之鳥般輾轉





逃避。他把家人留在江門，隻身前往澳門向一位美國教士裨治文牧師（Rev. F.C. Bridgman）求助。裨治文便把他送到伶仃島一位船主巴厘（Parry）的船上，在那裏暫避災禍。後來他和他的兒子進德乘船至新加坡，再轉往馬六甲。前被梁發帶領信主的屈亞昂，後來也因受逼害而逃往馬六甲避難。神的旨意真奇妙，正如昔日耶路撒冷教會遭逼迫，門徒四散，結果卻使福音擴及外邦一般，從1835至1837這3年來，神藉著梁發和屈亞昂二人在馬六甲向華僑傳揚福音，結果1837這一年共有30人受水禮加入教會，其中一位是白髯皚皚儀容可敬的老塾師。苦難雖然使梁發在身體上受到不少磨折，卻給馬六甲的華僑教會帶來了黃金時代。

梁發不但在文字佈道上受逼害；在宗教教育上也受到很大的打擊。早在1828年，梁發返鄉傳道，得到鄉中一位名古天青的青年決志信主。他們就在鄉中合設一私塾，藉以宣傳福音，並向學生灌輸宗教教育，這就是日後教會學校的起源。撒但是不願牠的堡壘為梁發的宗教教育所攻破的，因此，不久就有人起來反對這學塾和教師。梁發被詆毀為賣國賊，為外國宣傳異端邪說。他的學塾被逼停辦，甚至他自己也有性命的危險，以致不得不逃往澳門，投靠馬禮遜牧師。

且喜風霜消逝後

重重苦難，阻不住梁發為主作工的決心，壓不掉他救人靈魂的熱情。他在百般不利的景況下，仍然千方百計地宣傳福音，絕不灰心、絕不懈怠。

1839年冬，風波已經平息，梁發回到了廣州，那時馬禮遜已經離世5年了。然而，梁發並不失望，因為這些傳道





偉人的下一代已經長成，且有機會來中國服務。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先生，當時任英國駐廣州的領事官。馬禮遜的長婿侯信醫生（Dr. Hobson）也被派來華，在澳門和香港行醫傳道。最令梁發感覺快慰的，是米憐牧師的兒子米魏茶牧師也到了中國。當年梁發隨米憐夫婦往馬六甲的時候，米憐夫人在船上生了一雙孿生子，其中之一就是米魏茶牧師。梁發見到摯友的兒子善繼父志，不避艱險地來華傳道，是何等快慰啊！

說到梁發的長子進德，此時亦已長成，裨治文牧師曾悉心栽培他，使他通曉數國語言。他在兩廣總督衙門任翻譯員，林則徐頗為器重他。兒子成材，當然給梁發很大的安慰。但更大的喜樂，卻是那時他的家人已全部信主。最先信主的，是他的妻子黎氏，於1820年受洗。其次是他的兒子進德和女兒亞沾，並他的繼母。他的父親梁沖較頑固，但後來看了他兒子的生活，和聽了他兒子的懇切勸導，終於承認聖經所說的神是真神，而願意向祂叩拜了。這樣梁發的家就成了中國第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父親後來活到87歲，至1844年2月20日，方才安然離世。

1839年，中英醞釀戰爭，這事使梁發很不愉快。他曾為此事往訪英國駐廣州的領事馬儒翰先生，在馬儒翰面前力陳：「如果英政府派遣軍隊到中國來殺害中國人，那末，中國人此後再不會接納聖經，和聽英國傳教士講道了。」可惜戰爭的形勢已成，並非梁發隻手所能挽回。後來戰事結束，外國傳教士在華傳道，雖獲條約的保護，但也隱伏著中國老百姓反對基督教的危機。梁發真可謂目光如炬了。





纍纍嘉果顯神恩

在鴉片戰爭期間，梁發仍然緊守他的崗位，傳道不輟。1840年，他在廣州所牧養的教會已有會友12人。他除了主理教會的聚會以外，又往伯駕醫生所創辦的博濟醫院講道，成績很好。他論及醫院佈道的效果時說：「當我在街上或村中告人以拜偶像之愚蠢時，彼等常譏笑我；但當人有病而獲痊癒時，則其心甚柔軟而易受感化也。」

伯駕醫生很欣賞梁發的工作，對他推崇備至，1841年1月31日，伯駕醫生在美京向參議員演說時，曾引用梁先生的話，並說：「梁發甚願在此醫院中服務，因為他曾患險症，中國醫生都以為無救，可是竟在此醫院中醫愈。我一生中即使未做過其他善功，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僕人的康健，我也已經不虛生人世了。」

1843年，英華書院已從馬六甲遷到香港來，梁發從廣州到香港，與一位年青的傳道者何福堂共同從事傳道工作，成績斐然。1844年梁發的父親離世，他因返廣州奔喪而病了一場，此後就一直在廣州傳道，不再僕僕於港、澳兩埠了。

1950年，梁發被立為牧師，合信醫生向人稱讚他的同事說：「梁發仍與前時一樣熱心宣傳真道，他今年已經64歲了，但是他體魄強健如昔，可享高齡。我們同心協力，共負一轆。他對於任何有益於他的國人的新計劃和事業都極熱心。我得到像梁發這樣的一個經歷豐富的基督徒為夥伴，實在榮幸之至。教會已經正式立他為牧師……我想為基督真道的廣播起見，我們叫他做這種工作，實在是很適當的。」就在這年，有一個從東莞來廣州的青年周勵堂，因聽了梁發講道受感信主。這人後來獻身做傳道，成為梁發牧師的得力助





手。他對於繪畫和講道都很有恩賜。後來梁牧師年事漸高，精力漸衰，他便成了梁發事業的繼承者了。

1855年4月，梁發的身體已很衰弱，但這個勇敢的戰士，在離世前三天的禮拜日，仍舊奮勇到離他家很遠的醫院中工作。那天，他講道非常誠懇，聲音仍很有力。禮拜一，他仍在醫院向病人講道。禮拜二因病在家中休息。1855年4月12日（禮拜四）上午3時，這位中華傳道的先驅已息勞離世，安返天家了。臨終諄諄囑咐他兒子常將聖經教授家人們，引導他們走正路，並常與他們同禱。他雖然沒有財產遺給兒女，但將聖經知識遺給他們，這種遺產較世上任何遺產貴重得多。

梁發逝世那年，也就是教會受試煉最烈的一年。當時太平天國的風波尚未平息，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又日形緊張。但教會的先驅雖然不在人間，教會的前途雖然魔障重重，可是，這年教會的收穫卻是空前地美滿。就在這年，受洗入教的達15人。這15位新教友日後經過長期的試煉，他們的信心始終堅定不移。這實在應驗了聖經的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

梁發牧師死後，葬在河南康樂。60年後，嶺南大學鍾榮光校長為了記念這位傳道界先驅的豐功偉績，特把他的遺骸遷葬於該校校址的中央——禮拜堂的所在地，又把他的葬地劃為尊崇之區。

關於中華傳道的先驅梁發，現擇錄幾位名牧的話，作為他一生的定評：馬禮遜——「他對於此世，如已死之灰，惟望生復臨審判，他所表顯的人格和精神，很像第一世紀的信





徒，常準備為主耶穌基督而死。」

裨治文和雅裨理——「梁發很像耶穌」。

四美（香港第一個主教）——「他是一個體魄堅強，精神活潑，儀容可敬的人……我看見了這個為上帝的偉力所感動的人，心中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樂……他好像是沙漠中的泉源，使人們沉倦的眼睛為之豁然開朗。」

皮堯士——「他除了與一般殉道者有同樣的信仰與忍耐以外，還有多方面的天才，這是他所以能成為一個偉大的先鋒者而至今仍為中國教徒的楷模的緣故。他把基督教的精義化入中國式的生活中，並用其所有的智慧以謀基督教的擴展……早期中國「更正教」教會之所以能夠發達，顯然有賴於梁發之力。他所作的小書和單張是破除迷信開通思想的先鋒。這位文字佈道的先進，實應受今日從事此種工作的人的感謝。」

張祝齡——「梁發之足為我們模範者凡7端：

「1篤信順命……可媲美亞伯拉罕」。

「2忠心至死……可媲美摩西」。

「3勇敢犧牲……足媲美彼得」。

「4勤勞無間……直接學效基督」。

「5堅忍受難……如當年耶路撒冷之信徒」。

「6精研真道……足媲美提摩太」。

「7著述傳世……不愧與保羅媲美」。

「要之，梁公司法之事尚多，茲不盡述。而考其能如是者，全在其「肯畀（畀：給以）主用」……以不學無術之梁發，竟成中華第一宣教士，留為吾人千古不磨之記念。無他，肯畀主用耳。」

（歐陽佐翔）





第二篇 基督麾下的儒將——席勝魔

一、早年行狀

席勝魔，本名子直，生於山西省臨汾縣西莊村，席豐履厚的家庭。在弟兄行中第四，長兄中舉，仲兄補廩，三兄入學。他也聰明秀發，但年紀輕輕就怕起「死」來。附近有古代聖帝名臣堯舜皋陶的廟，可以發思古之幽情；有陰森的城隍廟，警於地獄的慘酷，夏夜踽踽獨行，思索死後的問題。那時他才八歲呢！

子直16歲完婚，咸豐13年（1853）得「秀才」。

子直膽子大，方法多，有決心，有口才，又有判斷力，使人對他敬服；也有暴烈的性情，使人害怕。他憑著秀才身份，下可領導鄉愚，上可交接宦紳。說好，他是鄉間排難解紛的和事老；說壞，他是包攬詞訟的惡紳。某次，他不動聲色，運用外鄉助力，嚇退在本鄉廟會勒索收規的地痞流氓以後，更是聲威赫赫。

他的髮妻無所出，又早死，童年時代所思索的人生問題，又回到心頭。儒家典籍，他能背誦如流，止不了他靈裏的饑渴。求之道家，但那些吐納修煉之術，懂得歷史的秦皇漢武何曾長生不老呢？再觀察在中土極其發達的佛教，名山儘多寺廟，滿街都是僧尼，樂土涅槃仍是杳茫！他只得用工夫去試試道教「結聖胎得長生」的方法，可是本來強壯的席子直，30之年已有血氣漸衰的現象。

鰥居10年第一次續絃李氏，又早逝。再續娶梁氏，美慧有膽識，為他的賢內助，唱隨至於終身。

他科場蹭蹬，以寫狀子，辦案子為事，忙忙碌碌，終於





染上鴉片煙癮。事務荒廢，經營失利。且一病不起，家人已替他穿上壽衣，等他斷氣。他清楚覺得他的靈魂離開了他的身體，體驗到輕快。正走出房門，忽然有大聲對他說：「回去！回去！」聲音裏有權柄，他不得不聽命。即將入棺的屍身，又蘇醒了。病也漸去。

這是一件奇事，他以為這是一場夢，或一個幻象。

年復一年，席養才深感沉淪黑籍之苦，但無力自拔。

光緒二年（1876）華北五省大旱，山西也在內，三年、四年旱象未減，餓死的人極多，路上盡是骸骨。子直未到挨餓，但見十室九空，皇帝與民間向天壇及雨師龍王祈雨，毫無效應，也很慨嘆。

道路傳聞，有兩個外國人到了平陽府，傳甚麼新教。子直聽見洋人來，心中惱恨。但又存了一點希冀，或者這新教中有對人生問題的答案。

這兩西教士之一的李修善（David Hill），曾將所見災情向他本國報導，再攜賑款，回平陽發放。

二、教士會秀才

李修善及其同工在山西用文字傳道，已有少數人信了主。但士大夫對基督教真理，深閉固拒，輕視福音，憎恨洋人。但他們對社會影響力極大。他極想為主得到這班人，使他們能平心靜氣地研究基督教。

他趁鄉試要在1897年舉行，就想出懸賞徵文的辦法。試畢後，在考場外分送各秀才書一包，內附徵文章程。

席子直煙癮日深，壯志消沉，貧病交迫，未到省城預考，在省城回家的席老大處得知徵文事。賞額第一名銀30





兩，依次為20兩，15兩，10兩，在當時真是重賞。所以那些鬻門秀士雖然嫉視基督教和傳教士，可不一定輕視白銀，應徵的有一百多人。

子直受人慫恿，作文應徵，因此不得不把那包與題目有關的書拿出來揣摩。秋夜執筆凝思，他確切感到有一種非常力量與他同在。有幾次他看見有一道圓光照在書房的門框上。他太太也看見，對他說：「看哪！那是祥光，是好兆頭。可見神在保佑你，你必得頭獎了。」

李修善一共收到應徵文120篇，是由聘請的老師宿儒作初選，他和李提摩太（T. Richards）鑒定發獎。

席子直和他的朋友得了前三名——文章都是他作的。

子直不願見洋人，由梁姓內兄去代領，但李修善非見本人不發獎。子直勉強往見，由李引領歸主的第一個中國人宋先生引見。子直初心存疑慮，不敢正視李修善，既看見李氣概非凡，風度高邁，顏面發光，謠言就無效了。他從眸子與臉色，認定李修善是正人君子。

李修善恭維子直的文章，並送致獎金白銀30兩。

神藉著東西方兩位人物的接觸，定下了以後的大事。

三、聖靈動工

李修善邀請席子直入城作他的教師，教他中國的四書五經和作文章。子直欣然答應了。

為工作的方便，子直也翻閱案頭的一本新約。也觀察李修善的行事為人、祈禱、讀經、待客、護病、家庭生活等，但未參加李家的聚會。

李修善也留心觀察席子直，只默默為他祈禱。





漸漸，新約已不再是為應付東家而讀，已感到是一本神的啓示，廢寢忘餐地一讀再讀。他也體認耶穌是唯一的神披上肉身為人。卒之，他忍不住把新約恭敬地擺在面前，雙膝跪下，覺得這位受苦受辱、釘十字架的耶穌，與祂有關係。當他讀到「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他的心打開了。他聽見救主的呼聲：「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他深感「祂是愛我，為我捨命」。他說：「忽然之間，聖靈感動我的靈魂，我流淚滔滔不竭。」

何斯德（D.E. Hoste）牧師說：「我們越認識他，便知道基督已佔有了他。除了他那一次親歷的經歷以外，沒有其他的事件可以說明他以後的大改變。……活的基督卻能擊潰頑強的抵抗者，這便是席勝魔生命史的基礎。……依祂自己的模型而重塑一個新生命。」

這奇妙的改變，使子直充滿了快樂和希望。毅然決然對人承認基督。要求參加早晚禱會。請宋先生轉達。回說：「李牧師說，這步驟太急促了，怕你以後反悔。」

子直說：「我現在敬拜神，是受聖靈的指示。我是讀神的話自己明白的。我的罪很大，該入地獄，但我也知道耶穌已赦了我一切的罪，准我永永遠遠在天上與祂同住。凡有生之日，決不反悔，決不出教。」

李牧師深為感動，就歡迎他。子直第一次參加在基督裏的團契、禱告、唱聖詩、研經，都使子直非常滿意。

子直首先覺得煙癮是魔鬼捆綁他的鎖鍊，必須扭斷。李牧師知道他已經斷吸，正在受諸般苦楚。就配藥給他服食。他欣然取服，但覺得沒有幫助。7日不能眠，不能吃，極端痛苦。他拿定主意，憑著神的大力，決不再吸。





他反覆地說：「魔鬼，你對我有甚麼辦法？我的生命已放在神的手裏。我情願戒煙而死，決不願犯罪而活。」

他伏在地上，再三懇求無所不能的聖靈降下搭救他。忽然之間，生命與力量好像潮水湧入他的靈魂裏面，從頭到腳出了一身汗。於是周身血脈暢通，覺得精神充沛。

四、奉召做工

子直學道，已知道在水禮以外，還有聖靈的洗。一夜在祈禱中，安靜等待聖靈降臨，神果照祂的應許，澆灌了他。他的記載：「聖靈於是夜降臨凡3次，不但充溢我心，甚且沿濫於我心矣。」

神的呼召臨到他，任務是向中國同胞傳福音。

他首先回家，要向家人述說蒙恩經過。可是家人卻認為他著了洋人的邪魅。

但他們也驚異，子直居然斷了鴉片煙癮，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洋人替他戒掉的，洋人必有邪術魔法。子直再三說明不是洋人的力量，是活的基督的力量。

他首先勸服了他的太太，不是全由言語，本身的健康恢復，脾氣變好，作了有力的見證；把家中偶像燒了。

子直覺得自己前後判若兩人，舊名也應改變，他選取「勝魔」二字，以表現他的徹底性，他的志願。

他寫了兩個單張：「免災避禍之道」及「神的十誡」。

李修善與重生的席勝魔相處兩月，即束裝回漢口。

勝魔回家向周圍的人作見證。村中紳耆以為怪事雖多，卻沒有比煙精席子直變成基督徒席勝魔更怪的。

有人以為他「吃洋教」發了橫財，但他回來後不僅沒有





享受，且克勤克儉，還沒有架子了。他們以他影響大，就擯他於儒林以外。但勝魔毫無留戀，卻公開領洗。

婦女們雖有偏見，卻很平心靜氣欣賞他的改變。

席太太生一子，早夭，不再育，勝魔申明不休妻、不納妾。一言一動，都變為溫和平。

又把已趕出門的繼母接回家養老。

向失和多年的兄弟認錯賠不是，重歸於好。

這些事使人悅服，說，「西方聖人的教訓甚有力量」。

魔鬼附在席太太身上，異狀眾人都看出來了，說：「他想棄絕神佛，怎麼成？如今活眼現報！」

勝魔信耶穌的話：「非用禱告禁食，這類的鬼總不能出來」。自己三日三夜禁食禱告，就進內室去，按手在梁氏身上，高聲喊著說：「邪鬼！我奉耶穌的聖名，吩咐你離開人身，不再回來！」席太太醒過來了，鬼出去了。事後，席太太宣稱自己是基督徒。村中的人有些棄絕偶像，改拜真神，和席家聚會禮拜。嘲諷也減少了。

又應楊村信徒李氏昆仲的邀請，前往講道，相距40餘里，步行前往，為主得了一些人。

某教會為了抵擋教外逼迫，用官府力量，解除了楊村信徒所受的威脅，以後信徒多冷淡退後，使他明白自己的老我仍在，靠人力不靠神，不知試煉也出於神，對信徒有益。

五、在恩典中長大

勝魔好學不倦，又常進城和傳教士討論，並將神的話應用在日常生活上。進益頗多。例如家中的祖宗牌位和亡妻靈牌仍留原地，現在明白拜上帝才是真正的「慎終追遠」，所





以完全撤去。自己嫉惡如仇，但勸勉別人時，也學到溫柔、忍耐，像神一步一步帶領他一樣。

村人因他作基督徒後行為變好，公推他作村長。他一再謙辭，眾人不許。他就約法二章：一、不拜佛賽神，他要向真神為村人求豐收平安；二、關閉廟門全村人都不上廟。

村人應承後他接任村長，悉心辦事，恆切禱告，神使這村，風調雨順，家家安樂富足。連任滿三年，他堅決辭職，村人極感謝他，他藉此機會提醒眾人說：「廟中的偶像既三年無人供奉，早該餓死了。諸位不必再費心費錢去使它們甦醒過來了。」

六、藥店與天招局

勝魔熱誠接待來家聚會和問道的人，不但照料他們的靈性，還要做到「使他們出入得草吃」。人數越來越多，就感到力不從心。席師母與他同心同德，把嫁時粧盒也拿出變賣，仍難以為繼。

1881年鄰近的鄧村有一間舖子出租，勝魔租下來，前面開藥舖，後面做禮拜堂。招牌是「福音堂」。

洪洞縣范洪年，原來信佛，還是會首，但心中空空，覺得罪債難償。聽到西人來洪洞傳現成的救法，極想明白。輾轉至平陽府，見了德治安和林惠生（Drake），並引至西莊村見席勝魔。勝魔暢談救主降世救人的大道理：並留範在家住宿。範還以為學真道如進學堂，需向老師納贖（贖：初次見長輩時帶去的禮品）見禮。他取出銀子，作「入門之費」。勝魔正告他：「主的恩不能買的。你只要悔罪改過，信靠主救贖的功勞，就可以得救了。」並留範多住幾日。





范洪年才知道上帝是真活神，要專心靠祂。勝魔為他接手禱告。洪年受感、哭了，並說讚美上帝的話。回家遭遇兒子夭折的事，仍能堅立、毀偶像、傳耶穌。又請勝魔來範村。村人很喜歡聽席秀才講道。範為天旱的祈禱，也蒙上帝應允。他的太太和家人信了，從前的門徒和他本村的人也有信的。

那時的人多吸鴉片煙，慕道的人若斷癮，不能進教。范洪年在家裏——土窯，騰出兩間房，上府城請林惠生牧師來住1月，施藥祈禱。招請有癮的信徒來戒煙。起初只得兩人，其餘心存觀望。結果那兩人斷了癮，別人才大膽來求治。不到月底就有19個人。林牧師晝夜忙碌服侍戒煙的人。定下規矩，要早晚聚會敬拜。請席勝魔作詩，讓眾人學唱，又替這局起名叫「天招局」。

某次天津訂的洋藥未到，席勝魔在禱告中得了亮光，就自己開方，炮製戒煙丸，並禁食直到丸成。試用後，果然有效驗。大家同聲讚美神。勝魔就打定主意，到處開局，丸子本不貴，可以大量製造，讓四方的人都得救濟。

範村的天招局不過是實驗場，其間困難，席勝魔范洪年都一一經歷。尤其知道煙癮就是魔鬼的鎖鍊。人的照料是有益的，但能救人的只有上帝。所以勝魔最注意領人到耶穌面前。叫他們信靠這位救主，不要信靠人，更不要信靠席勝魔，也不要信靠戒煙丸子。有三位戒煙的老者，信了這道理，痛苦時只求主，居然不藥而愈。就逢人便說：「耶穌果然在這裏，祂真的聽我們的禱告。」

蘇堡一個姓劉的，聞名來求治，戒掉後，得席勝魔同意，在蘇堡開天招局。這是第一個分局。以後逐步擴展，成





為救人靈魂與身體的機構。所製藥丸分為4種：樂園丸、生命丸、固命丸、復元丸。

七、神的供應

勝魔的老家命名為「樂園」，有些在天招局戒了煙，一時無生計的可來那裏學手藝，形成了小工場。又一面學道。這是照保羅所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那些遊手好閒的，自然無法混跡其間。人數多了要擴充房屋，建小禮拜堂，在大家通力合作下完成了。

勝魔賣戒煙丸，偶有盈餘，都用來擴充天招局，信徒只樂意奉獻，從不勉強。來歷不明的錢，一概不收。某年終前收支決算，不足50吊錢。眾人都為此著急，勝魔卻耐心等待神。

此時，太原府的外國牧師，懸賞徵文徵詩，詩作首名可得獎銀50兩。他以為是神為他預備的。應徵，果然得了首獎。這應徵之作，以後成為信徒家絃戶誦的頌主詩。此事後，也引起勝魔作聖詩的興趣，他一共寫了六、七十首，為山西信徒所愛唱。所得獎金，填了赤字還可供明年用。

八、牧養羊群

1886年內地會副主任范約翰（J.W. Stevenson），總主任戴德生（J. Hudson Taylor），先後到了山西。會晤席勝魔於洪洞。當時勝魔為基督徒服務的範圍，已擴及汾河以西各地。經祈禱與考慮並一再敦促以後，席勝魔受封為平陽、洪洞、大寧三區主任牧師。由戴德生牧師親自負責聖禮。

為天招局、為教會席勝魔牧師不得不到處奔波，神也使





得救的人數增加。但當他遷入西教士住宅，講道中略有自高的意識時，試煉與管教就臨到了他。心懷嫉妒的范洪年起來反叛他，糾眾俘虜他，用刀威脅他的生命，賴西教士奮不顧身，緊抱持刀的范洪年，叫勝魔乘馬逃走。范就另樹一幟，設立「樂園」戒煙局，賤賣戒煙丸來打擊席牧師管下的各天招局。席勝魔鎮靜應付事變，誠心向神悔改，度過了危機。反叛者的作為，幾個月內就由燦爛歸於湮沒。

1888年冬，他聽說陝西省城西安，人心剛硬，不租房子給西教士。他就孤身前往。因替一軍官戒煙成功，他就幫助勝魔在西安設立天招局——山西以外第一個。接著有人信主。席所施洗的第一個人是陝西第一個基督徒。

接著他又派人去河南，直隸（今河北省）設局傳道。發展到頂點時，計在四省設有45個局。

他往各地工作，步行，有時一日走了30英里。有時坐車，車幟上有「耶穌聖教」四個大字，以引起途人注意，順便談道。他常穿的短褂上面寫有「耶穌降世救罪人」。

某一天招局兩位負責人不和，跑到席牧師住家的「中樂園」來理論。勝魔一見，知道暴風雨就快來了。他吩咐所有的人，要好好招待二人，不要問他們。他親切與他們共餐，招呼他們休息，自己開始禁食禱告，使他們沒有訴苦詬誶的機會。二人接觸到的人，都以愛心溫柔相待。三天以後，神指示他已聽了他的祈禱。他叫他們進入密室，一起禱告。他先向他們認罪，他不該派他們在一起工作。又叫他們彼此賠不是。他們的心就溶化了，歸於和好。還有許多的事，證明他的靠神，他有作領袖的智慧。

勝魔負責任、有魄力，有時不免流於專斷。晚年權力愈





大，反倒事無大小都要求問過神的旨意。與內地會西教士何斯德的合作更稱莫逆，對人也更和藹。

他的精力靠主有過人的地方。他常常禁食至三天，而神采奕奕。他禁食不是為苦待己身，乃為禱告更有力量。能經得起長途跋涉；一口氣為五十多人行全身浸禮。

他相信「有信心的祈禱」有治病的效力，也相信只要主歡喜，也可以用藥物療病。他作了不當的決定，他也勇於撤銷，並肯公開悔罪。凡事他處理得有條不紊，經常的事他都訂有章程。

九、歇了地上的工

1895年夏，他邀請各地牧師長老執事及天招局負責人至中樂園開會，商議各樣的事。閉會日他講「財主與拉撒路」，勸大家看輕眼前的虛華，看重永存的福氣。

會後數日去洪洞晤何斯德牧師，在談笑中突然昏了過去。一會兒清醒了，休息一兩日還是軟弱，送到平陽府請衛米勒醫生診治，仍未好轉。他決定回家休養。秋盡冬來更見軟弱。衛醫生與許醫生盡心盡力也不見效。

他說：「主不加我力量，大概是因我作完了工程吧。」

半年中他在病榻上，將來應興應革的事都一一交代。

1896年2月19日即農曆正月初七，清晨，被召回天家，歇了在地上的工。

他受主託所建立的教會，所寫的詩歌，卻流傳直到現在。
(陳瑞伯編)





第三篇 基督筆兵張文開

張文開先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基督筆兵，素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見稱。他的為人，可敬可愛。他的事蹟，可歌可泣。他的文章，可圈可點。他的貢獻，可讚可歎。讀他的文章，看他的傳記，不但興味盎然，且深覺他的生命，溶入他的文章之中，故能發聾振聵，橫掃千軍，成為文字佈道的先驅。

耽詩書半讀半耕

文開先生為廣西平樂人，1871年生於一個農民的家庭。他一出生，便與文字結下不解之緣。因他初生時不開口啼哭，家人無意中拿書本走近他，他一看到書本，就開口啼哭了，故給他起名文開。後來文開先生對人述及此事時，說：「原來我因見文而開口哭，所以要被文字苦我一生。」

文開先生的父親是個幼年失學的農民，一生飽嚙文盲之苦，不願文開也走著他的老路，所以文開剛到7歲，便被送進村塾讀書。他因為天資聰敏，讀書又勤奮過人，故父母師長都很喜愛他。只因家境貧困，年稍長就不得不離校助理農事了。雖然如此，文開先生仍是不離經書。他日間從事墾植，晚上絃歌不輟。有時逢著天旱，田間缺水，甚至夜以繼日地車水灌溉稻田，他腳上操作，手裏仍不釋卷。訓蒙書所謂：「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學。」這種「半為農者半為儒」的滋味，他早已嚐透了。





硬骨頭不驕不諂

天才加上苦學，是沒有不成功的。所以文開先生才15歲，在學問上便得到很深的造詣，不但精通經史，甚至當時流行的八股文和六韻詩等，他也熟練非常，在農村中儼然是一位頗負時譽的才子。他的父親見他博學多才，便催迫他赴科舉試，企圖博一功名，光宗耀祖。他回答說：「我們自己讀書，自己明理，多麼自由，何必強求虛榮，作異族奴隸，受人轄制呢？考取以後，又有許多束縛體制，要去跪拜上司，被人看作牛馬，如此卑鄙舉動，有志氣者是絕不屑為之。」

他常常對人說：「要是沒有工作做，隨便做叫化子都可以，但不能做脅肩諂笑仰人鼻息的奴隸。」他就是這樣的一副硬骨頭。這種傲骨嶙嶙的剛直之氣傳到他的筆下，使他的文章更是勁道十足，入木三分。

文開先生雖然敝屣尊榮，絕不阿附權貴；雖然才高識廣，贏得農村父老們的敬重；可是，他的言行舉止，卻是平易近人，絕無絲毫驕矜的氣燄。

讀聖經離暗就光

他生長於窮鄉僻壤的環境，怎樣認識基督的呢？他歸主的經歷，很富傳奇色彩。據他自述：「我17歲那年，往鄰縣一個小市集讀書，市中有間雜貨舖，字號叫做『天成』的，他主人也是文墨中人，與我們書館裏的師友，往還很密。我們也常到他舖裏談天。瓜田李下，不避嫌疑。一日我在他櫃圍內小坐，翻身看見他貨架上有一本舊書，我平素嗜書如命，看見書籍，很有貪得的毛病，數十年前的古裝，衣





袖很是寬大，乘人不覺，我就把那卷舊書，取而納諸袖中。歸館拿出來看，見書面印著4個字：『新約聖書』。展閱第一面，第一行即不可曉，就擱在書箱裏不看……

「過了3年，有一位蒙館先生名叫張繡堂的，到我家裏來借書看。我叫他自擇。他一共拿了有十幾本，連「新約聖書」也在內。我見著，故意講幾句不由衷的話，說這書我所寶貴，你看完務需送回，千萬不要弄失。他不知道我是說笑話，回去就先拿新約閱看，不幾天就送回來說：「這書倒奇怪，說有個甚麼耶穌，生在木工之家，年長周遊傳道，能行各種奇蹟，後被忌他的人釘死在十字架，葬下墳墓三日，又能復活起來，亦可以當作一種怪異小說看呢。」

「我隨口答：『是的，所以我這樣寶貴它』。」

「其實我丟在書箱裏三、四年，並沒有拿它來看，也不知道其中說些甚麼，因張繡堂這樣說，我才勉強展開來閱讀。第一版仍是不可曉，後讀到耶穌降生的事蹟，才略略找著些頭緒，於是從頭至尾看下去。看完，覺得耶穌新說的道理和所行的事，實在奇特，於是乎看完又看，幾乎馬太福音，全卷都背得出了，然仍不知道是要來作甚麼用的書，因為那時候還沒有聽見天壤間有所謂耶穌教。」

「那年冬，有三位傳道人，自廣州到我那地方探訪一位教友陳受生，他三人到了以後，我適在同安墟街上，遇見陳帶他們三人同行。我指而問陳，此三人為誰？陳答是從廣州來傳上帝道的。我聽見『傳上帝道』4個字，心裏頭很覺詫異。後來我到陳家訪問，細察那三位傳上帝道的，並不是壞人，就與他們攀談，並稱：「你們的經典，我已經讀過，道理的確很好，惟恐怕奉教的不能照著來行，未免貽人口實罷





了。」「其中一位姓譚名保德的傳道人，一一為我解釋，並拿出好幾種小冊子給我看，我才略窺基督教的堂奧……自此天天都到去和他們研究道理，比前此自己所讀的更加明白，於是下了決心要做基督徒。明年癸巳春，譚就帶高要魯子珍牧師來同我行浸禮。」

張文開先生受浸歸主那年，才22歲，在同安墟任書塾教師，在當地已是頗有名氣的人物了。他父親聽說他信了耶穌，很不高興，常說要打死他。曾有一次拿著鐵棒到陳受生家裏找他，幸虧那一次他在另一個教友家中研經，否則縱然不死，也難免殘廢了。他為了父親的頑梗不信，且常常蓄意傷害而不住痛哭祈禱，求神默化他的父母及家人，並使他有機會離家下廣州研習聖經。後來神果然為他安排東下廣州的機會，得以在美國名牧基斯（R. H. Grave）門下受教。當時廣州浸信會尚未創立神學院，只在五仙西福音堂樓上招收信徒學道理，名為讀四季書。兩廣浸會前輩的領袖，多是五仙西讀四季書被造就的。

學道期滿以後，文開先生回到平樂，仍然未獲他父親的諒解，甚且對他的監視倍加嚴密，使他再也沒法脫身東下。他只好在家蟄伏，或助理農務，或做訓蒙事業。雖為環境所限，但他藉著從廣州帶回的幾卷論道書，及與友人廖卓庵、張允文等通信，仍是研習聖經不綴。直到他父親離世以後，才有機會赴香港任中國郵報的撰述員。這是張文開先生從事文字佈道事業的開始。

當時中國郵報為7日刊，是香港教友謝榮、李賢士，和譚保德等創辦的。他們聘廖卓庵為主筆。文開先生得廖君的推薦，竟由窮鄉僻壤的學究充起洋場的報館記者來了。





文開先生原是個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香港任事半年，雖然物質享受不錯，但因感受港區強國人對弱國人那種的刺激，甚至懷疑本會的西教士，也是不可與群，於是自動宣告脫離教會，作一個無會籍的信徒，從此重返故鄉，與教會斷絕了交通。

激義憤罵官脫囚

張先生在鄉居期間，他的鄰村發生了一樁轟動遐邇的大事，那事件的導火線是巫姓的兩父子，他們原是貧苦不堪的農民，住在距張家不遠的榕津村。一天，巫家兩父子正挑柴出賣，中途望見相距不遠的山坳上有人持械追賊，他兩父子因怕聞槍聲，也棄柴逃走。捉賊的疑他兩父子也是賊，轉而向他們窮追。追到一條名裏結沖的村，見有姓卓的兩個村民一高一矮在村邊做活，身材與剛才所追的巫姓父子相彷彿。那些追賊者竟一誤再誤，不由分說，立刻召防勇把他們二人捉將官府裏去，並有團練遞公稟證明他們是賊。縣官徐某信以為真，不日就要把他們刑訊誣服，就地正法，還要夷平鄰近那幾條村，以警戒那些窩藏土匪的村民。

文開先生聽說，義憤填膺。湊巧那個姓巫的是他的親戚，便急忙跑到巫家，曉以大義，說服他兩父子出頭為那兩個姓卓的無辜村民鳴冤。他於是為他們寫狀詞，狀末寫明：「主稿人張文開，其人現已到縣戶房候質。」他們起初還有點躊躇，後經張先生開導，說：「我與你們同去，替你們辯白，保你們無事。官打你，我叫他打我。官殺你，我叫他殺我。」他們見張先生如此義氣，也就放膽到縣衙門遞稟鳴冤。但當他們到達衙門之時，官老爺開口便罵他們包庇土





匪，不由分說把他們扣押起來。

次日，傳文開先生到衙門審訊，縣官十分野蠻，不容分說地命令差役鞭他100，杖300，把他打得皮開血綻，死去活來。邊打邊罵「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刁的訟棍，既主使無知村民幫匪遞稟呼冤，又鬥膽在稟尾自署作稟人姓名。」文開先生等他咆哮完，便理直氣壯地說出這件冤案的原委，並罵他糊塗。這時，那適才作威作福的官，竟呆若木偶般一言不發。當下兩造和一些證人在衙門裏對質。那追賊的原告全某被質問得啞口無言。那位昏庸的縣官只好傳令退堂。

文開先生激於義憤，出了大堂仍然大罵一頓，全衙門的官差都噤若寒蟬地不置一詞。後來原告全某自知理虧，便和他的證人潛逃。這件冤案於是真相大白。那兩個姓卓的村民不久也被釋放了。

為甚麼那個擅作威作福的縣官徐某先凶而後善呢？事後文開先生一位姓鄒的朋友透露出這事的內幕來。那位鄒先生在縣城任武官，和縣官頗有交情。那天他喫過早飯便往衙門去，和官大少爺談天。不料進了衙門，見文開先生被按在階下受杖。他心生一計，為要搭救張先生，便跑到官大少爺處說：「此人打不得！他是洋人所立的牧師，打傷了則有後患。」大少爺也就立刻寫了一張條子叫聽差遞給縣官。徐某懾於洋人的聲威，便命令停杖。這件冤案便由此得以平反了。文開先生聽到這事的內幕；便連聲感謝上帝，因為若不是冥冥中有神的旨意，叫鄒先生不遲不早地恰於他受杖之時進衙門去，那顛預（顛預：糊塗又馬虎）糊塗的官說不定把他也丟進囚籠裏，甚至誣捏他是匪首，那時恐怕性命也將不保呢。





這事以後，文開先生仗義罵官脫囚的聲名不脛而走，甚至平素很仇視基督教的著名訟棍黃某，也請他到家裏喫飯。席間他恭維張先生有兩大特色：一是寧願腿子給官打爛，也不肯提出一個「教」字抗官；二是敢於署自己的名字在稟末，並叫官傳訊。這都是前所未有的，而於基督教有榮耀的。

此後，張先生信主更篤，陸續引了他的母親和家人信主，又在家中設一私塾，每晚都聚集家人和學生祈禱讀經，不少學生由此歸信基督。此外，又在平樂做了幾件榮耀基督的大事，以致在同安傳道的餘建磐君也到他家慰問，從此文開先生也就恢復與教會聯繫了。

主真光初試啼聲

張先生在鄉間過了6年，至1905年冬，他因帶領一個學生下廣州學道。在街上湊巧碰到在香港郇報的舊同事廖卓庵先生。那時廖先生已自日本留學歸來，負責《真光報》筆政。在他強留之下，文開先生便結束了鄉間的學塾，來廣州專任文字佈道工作。其始是襄助《真光報》務，後來繼廖卓庵任《真光報》主筆。這樣又過了6年，在湛羅弼牧師所負責的美華浸會書局及附屬的《真光報》撰了不少闡道的文字，使《真光報》的銷數直線上升，美華浸會書局的業務也隨著蒸蒸日上。

張先生是個好學不倦的學者，在這6年來，他的薪金除掉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外，全部用來買書，所買的多半是中國的古籍，如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紫陽綱目、諸子百家、四朝學案，及各家文鈔文集，各種叢書說部等。暇則悉心閱讀，手不釋卷。只是報務繁忙，餘暇無多，他為了專心進





修，就在民國元年託詞告假，輦書歸讀。才專心致志地讀了半年，剛有所得，美華書局的總理湛羅弼先生和代理人楊海峯先生，以張先生在《真光報》舉足輕重，所謂千金易得，一將難求，便屢次促他回局。湛羅弼且表示要親上平樂勸駕。文開先生只好放下經史，重主真光筆政。那時，他對中國古籍已略窺堂奧，不復吳下阿蒙了。所以後來康門子弟想拿甚麼禮運大同說，春秋張三世說來排拒基督教，他已可以揮灑自如地運用國學知識，從根本予以辯正了。「去荊鋤國教」，「說解剖」這兩種名著，就是進修歸來的作品。半載寒窗，對日後的文字佈道事業，是大有裨益的。雖然如此，他對學問上的進修，仍是念念不忘。

1915年夏，張先生得到一個特別好機會，得以辭職來香港，與尹文楷醫生的女兒，聖士提反女校教師尹淑貞女士講授中國文學。隨後又與尹醫生合辦以文字佈道為目的的談天週刊，在《大光報社》出版，大受海內外讀者的歡迎。次年夏，他應美華浸會書局代主任師雅各牧師的請求，遙攝該編纂佈道叢書的工作。那時，他真是任重事繁，天天席不暇暖了。

震文壇一枝斑管

1917年，香港康門弟營，為了鼓吹以孔教為國教，刊行了《國事報》。該報第一期的發刊詞及宣言，就肆無忌憚地詆毀基督教。香港的基督教人士大感不滿，便一致推舉張文開先生為文駁斥它。無疑地，這位基督筆兵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來了。

當時，張先生剛結束了遙攝廣州美華書局編書事，目





觀國事報的怪論及同道門的反應，便揮動斑管，以大光報為論壇與康門弟子展開筆戰。甫經接觸，那以「菱花」為名詆毀基督教的便一敗塗地。過了兩天，有一個筆名「餐霞」的接續上陣。文開先生斑管一揮，給他迎頭痛擊，也就噤若寒蟬，從此銷聲匿跡了。最後他們往廣州借將，找到一個署名「澄父」的來與文開先生展開鏖戰。此人雖然不是文開先生的敵手，卻苦苦支撐。這場筆戰總共持續了三十多天，那人終於偃旗鼓敗走。這番和國事報的筆戰，對方三易將帥，基督教方面卻只憑張文開的一枝斑管，終獲最後勝利。各公會的同道們皆大歡喜，於是清點戰場，將兩方的筆戰論文彙成專冊，留作永久記念。書名《大光破暗集》，初由大光報出版，後將版權讓與廣州美華浸會書局，由該書局繼續發行。此書一經問世，真是洛陽紙貴，銷流很廣。從此，張文開先生便以「鉄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美譽震動文壇了。

此後、張先生復應美華書局之聘，在港編印闡道叢書。清明掃墓考、祭先源流考、駁無神論、二約焚香典禮考、王充問孔正、道釋關係、太上老君、觀世音，及與老學究語等書，都是那時期的產品。這些書都風行一時，為中國同胞，特別是儒生歸主盡了開路的責任，也為中國初期文字佈道事業放一異彩。其中尤以與老學究語一書，上海興華報曾譽為「清言見骨，頭頭是道，令人猛省，令人破笑的妙文。」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幹事鍾可託先生，也稱許這些書為國教會發軔的先聲。近日翼教書中的僅見者。

1918年夏，美華浸會書局編輯部遷往汕頭辦公，張文開先生不得不離港赴汕。除編印闡道叢書外，並重主《真光





報》筆政。一年以後，汕頭長老會華英學校發生了拜孔風潮，引起軒然大波，潮汕各公立學校及各報館，群起著文攻擊該校及教會，以助長那些一在教會學校力爭拜孔無禮取鬧的氣燄。文開先生於是再揮斑管，在《真光報》出——「拜孔風潮號」特刊，為真道竭力的爭辯，並多印一百本，分送潮汕各公立學校和報館。因學生拜孔而掀起的漫天狂濤，由是而復趨平靜。後來美華書局為此而出版《華英拜孔風潮記》一書，對當時當地的知識分子影響頗大。

在汕頭過了兩年，編輯部遷回廣州，湛羅弼，師雅各兩位牧師及美華書局董事會便把編印《真光報》的全權，託付給張文開先生。此後數年，國內發生了全國性的非基督教運動風潮，梧州救國日報，以至政府首長，學界領袖、工商界領袖、各報章、雜誌等，都紛紛起來攻擊基督教。跟著甚至有「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及「非宗教同盟」等組織出現。那時，文開先生的「鐵肩」擔負得更沉重了。他的「斑管」也揮動得更頻繁了。他所著的文章也顯得更「辣手」了。這位基督筆兵，存著大無畏的衛道精神，持著他真誠無偽的信心，不論來自那一方面的攻擊，都一律予以還擊。語無虛發，精警絕倫，把那些攻擊基督教的謬論，逐一批駁得體無完膚。後來把那些衛道文字彙集起來，印成專書，名《糾謬新編》，曾銷至2萬餘冊，不1月就需再版發行，為教會書報破天荒的大快事。

建殊動淡泊謙冲

一天，在廣州東山曾有一個盛會，群彥畢集，濟濟一堂。座中有人起立發問：「誰把福音傳佈得最廣遠？」舉座





的目光不期而集中在一個面貌清臚服裝簡樸而態度謙和之人身上。這人就是《真光報》的主筆張交開先生。

關於他的貢獻，教會早有定評。一位著名的作家這樣說：「亦鏡（文開的別號——編者註）以善戰辯道著名，全國同道，多已深知。他本著他所信的基督教真理，應付「非基督教運動」，在中國基督教歷史上，佔最重要的一頁。」

他平素雖然絕不張揚自己，但實至名歸。他在離世前五個多月寫信告訴他的妹妹張文晰女士說：「右腿、左腳、日夜作痛。但有三件事與我之痛苦剛巧相反。

「（一）我所著諸書，現在上海非常暢銷，只「要道五答」一種，自去年8月至今，已銷了10萬冊，還有30餘種亦有甚多人買，最近又再版41種。楊元勳先生：各方面寫信來買書，總是擇張亦鏡著的。

「（二）上海興華報徵求各方選舉教會士大名，我有一次得20票，居第10。將來總結束，不知能否降低，而廖卓庵先生已寫信來恭賀矣。

「（三）最近上海美國人鮑威爾所辦之密勒評論報，徵求各界1200名人，將其像片及其歷史印入一部大書，銷售全世界，竟亦寫信來徵求及我。真是奇聞！

「雖然，此都是屬世之虛榮，與靈性無關，不足論也。」

文開先生雖然受到許多人推崇和景仰，他自己卻非常謙虛。他在一篇自傳式的文章中，臨結尾的地方寫著：「我是沒有學問的。所有著述，都是厚起臉皮大著膽子做的；都是為一般程度比我尤低下的人寫的。論起知識和文字來，實在是不配濫廁於著作之林，而今竟因為教會人才缺乏的緣故，





要用我來做十幾二十年的報館記者和編書主任，想著實在羞愧！實在可歎！但我現在雖已有了五十多歲，壯心仍是未已。倘若上帝肯再賜我一個好機會，放得下這個擔子，我還想循序從小學、中學、神科大學，逐級讀到畢業，得了豐富的知識，和中西文兼優的文字，再來開始做過以文字佈道的工夫。」你看，他這番話說得何等坦白，何等懇摯、何等謙虛！

至於他的生活、為人，陸丹林先生在「記念道滿人間的張亦鏡先生」文中，有一段這樣說：「亦鏡亦是一個忠實的基督徒，而且是一個不新不舊亦新亦舊的人。怎樣說呢？因為你要是見他的年紀老大，即一定估量他腐敗昏庸，誰知他卻是一個老當益壯的白頭青年，思想行動，異常清新……他有清淨的頭腦，有崇高的信仰，有救世的心腸，有奮鬥的精神，有抵抗外侮的魄力，不受老學究傳襲觀念所束縛，而富於革命性，專和惡勢力反抗。他的學問，以「精博」兩個字可以包括……

「他的行動，說也奇怪。做文章時，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放下筆頭，脫下長衫，跑到街市，買菜羅米，回家燒飯，洗衣掃地，協助家人操作，從來沒有僱用僕役。每月的薪金收入，除了開支在很簡單的衣食住的儉樸生活以外，便用於買些字畫書報，供工作疲勞的時候欣賞。且沒有甚麼副業。所以幾十年來，依然兩袖清風，一貧如洗。現今全國同道所愛讀的真光，和他所譯著的百數十種佈道小叢書，或許就是他一生的產業吧。」





忠基督鞠躬盡瘁

張文開先生實在是忠於基督的一位基督筆兵。他的生命，完全獻給基督教的文字佈道事業。他工作的勤奮，誰也難學。普通機關團體辦公，尤其是文字事業機構，每天不過六小時工作；可是，文開先生每天竟做十五、六小時的工作。一年四季，不論三伏天，例假日，刮風或下雪，他總是早晨三、四時便起牀，一枝斑管，兩瓶墨水，一把剪刀，一瓶漿糊，一壺清水，便是他終日形影不離的伴侶。除了會客、穿衣、喫飯以外，大部分的時光，都埋頭埋腦幹那著述、編輯、發稿、閱報、寫信等工作。他主編的每一冊真光，無論哪一篇、哪一句、哪一字，都經過他宵旰（旰：天色晚）勞瘁所嘔出來的心血渲染過，都有他的生命存在。

1931年春，他積勞過度，得一軟足病，很是痛苦。其始他仍然帶病作工。後來病重返廣州休養，自知不起，於是向書局索取他生平的作品，睡在病榻之上，一手持書，一手執筆，把他一生的作品，作最後的修訂。他就是這樣為福音鞠躬盡瘁，直至12月9日午前，他忽然欣喜地對家人說：「耶穌今已去我病矣」。家人不明其意。他又解釋說：「耶穌已去了我的病，今後疾病不能再來威脅我了。」後又對他的弟妹姪兒等說：「你們現在要唱一首詩，送我回天家」。他們於是齊聲唱出主安息地那首詩。再過兩小時許，在餘音嫋嫋中，這位偉大的基督筆兵，就安然奔往那快樂的天家去了。

張文開先生在世，雖然僅僅活上一個花甲。然而，他對文字事業的貢獻，將永為後人所懷念；他那精彩絕倫的遺著，將永為暗世的明燈；他那事奉基督的忠貞，將永為後人





所景仰；他那頂天立地的偉大人格，亦將永為基督筆兵的良模哩。
(歐陽佐翔)

第四篇 一代奇人宋尚節

一、家世與童年

宋尚節的家鄉是福建興化（莆田）縣，鳳跡村。他的父親宋學連是美以美會的牧師，生於書香之家。母親本來是不冷不熱的基督徒，一次重病彌留時，聽見耶穌說：「婦人起來，吃你的飯和肉吧！今晚我要賜你新生命。」她就好起來了。從此熱心事主。

1901年9月27日（辛丑中秋），生尚節，初名「主恩」。9歲就天天自動去聽奮興會，13歲在中學念書時就協助父親，有時負責晚禮拜，有「小牧師」之稱。

尚節頭比別人大，又不剪髮，因此綽號「宋大頭」。性情急，常挨打。又喜讀書，父親的小藏書樓是他盤桓的地方。家貧，常跣足短衫。中學畢業名列第一，行畢業禮時才首次著長衫。

二、留學美國

川資，是宋學連牧師福音書院畢業的學生們樂助的。1919年3月2日乘尼羅號由上海啓碇。

4月入衛斯理大學，他向大學請求，以3年時光，讀完4年大學學分。課餘及假期以作工維生。並力促其大哥尚廉赴美就學。又喜在假期組織福音佈道隊在美國鄉間傳福音。一次感恩節的佈道旅行中，宿在一農家，夜夢一血紅的十字





架，上有「仰望十字架，往前奔跑」的字樣，吸引沉溺海中之人，站立其上。

1923年尙節完成大學課程，以最優等獲榮譽學士位。他繼續在俄亥俄州立大學讀碩士，當選為國際學生會會長，使該會會務蓬勃。1924年6月得碩士學位。因成績優異，獲科學會金匙獎，學校給他年金300元，中國政府給他480元。他還孳孳不輟，天未亮即起來研究毒氣和催淚彈。

他繼續進修博士，通過了法文德文考試的關，終日在化學實驗室裏忙碌，仍以餘暇推動國際學生會，曾以聚盞方式，打破校內黑白學生間的種族歧見。

1924年3月，尙節在校接受博士學位。

三、重生、協和神學院、瘋人院

「你不像一個科學家，倒像一位傳道人。」衛斯理基金的代表富勒（Wilker Fuller）訪問宋博士時的第一句話。使尙節心裏起了共鳴，想起了最近神的警告，和5年前來美的初志。富勒勸他去紐約進「協和神學院」。

「為甚麼你已經得著了榮譽的科學博士還來讀神學？」這是協和神學院同學的共同疑問。「離俗獻身的神學生，為甚麼有這樣的疑問呢？」這是宋尙節心中的疑問。不久，他發現學院的內容了，說：「我盲目地來到一所徒有神學招牌而無屬靈空氣的大學」。

但與校內少數信仰純正的同學，參加戴明博士（D. S. Deming）家裏的祈禱。二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1927年2月10日夜，他正迫切的禱告，求主血來遮蔽。十時，神的靈進入他的生命裏面運行，認識自己所有的罪。





打開聖經讀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他彷彿跟著背負十字架的耶穌到各各他，他跪在十字架下，求主用寶血洗淨。直到午夜，他高呼哈利路亞，因他這時罪的重擔脫落了。他親眼看見耶穌立在他面前，臉上發光，頭戴冠冕，手有釘痕，對他說：「小子！你的罪赦了，你要改名為『約翰』。」

他對這異象的解釋：「主……在將再來未來以前，主也要選召先鋒……先鋒不止一人。神召我作先鋒之一，宣傳天國近了，主必快來的消息。」

重生後，本來愛唱歌的宋尚節，更長歌不已。時而高唱，時而低吟，時而流淚讚美主，時而歡笑感謝神。

協和神學院的當局，便斷定宋尚節患了精神病。

2月17日他出校去買一枝新筆和一本新聖經，歸途連續看到三個可愛的小孩，在路中心寫「安真」（Rest），使他不能不加以思索。

入校，即被學校送在Blooming Hospital的瘋人院。在院中曾被送入最瘋狂病人的一院，極其痛苦與氣憤，且俟機逃出，為警犬追回，曾圖自殺。神的靈感動他，叫他知道「萬事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神指示他要經過193天的試煉。

在這段期間，他讀了全部聖經40遍，摘錄了許多靈感與讀經筆記——他在神自己所預備的環境裏讀了神學。

先宋尚節感動了看護，替他寄了一封信給中國使館。至8月30日，Dr. Rollin Walker由歐返美，聞訊即刻趕到紐約，到院保出。院方已接得美國務院電報調查宋案，遂即刻放人。恰193天。





四、初期的準備

1927年10月由西雅圖乘輪回國，隨身有金鑰匙、金獎章、博士、碩士、學士文憑；以及記憶中的異象。

神的呼召與世界的誘惑在心中衝突，像太平洋中的波濤，起伏連綿。船近中國海，神贏了，宋尚節把那些屬世榮華的標記，摔在海裏。

尚節一抵上海就脫了西裝，改穿藍布大褂。

返回故鄉興化，宋學連老牧師表示多年來，一家12口靠他月薪30元勉強維持，現在希望他能替此重任。

尚節說：「神要我做一個傳道人！」「你要做傳道人何必往美國去呢？」

他的弟弟尚和、尚平、尚正、尚直都說：「人說你瘋狂了，果然不錯」。家人都為他的抉擇感覺失望。

尚節將在美做苦工餘下的1780元交給父親，他說「可以給弟弟們作學費」。衣服書籍分給弟弟們，博士文憑送給母親。他就一無所有了。

在母校歡迎席上不講化學，卻講五餅二魚。

在鄉下記念中學授化學和聖經，3天教書，4天作聖工。默然無聞地有3年之久，足跡未出福建省一步。東三省張作霖大帥還想禮聘他去負責軍火製造呢！

1928年初宋博士與余錦華女士結婚。

1930年福建美以美會會督派宋尚節赴華北考察識字運動，途次參加湖州華東基督教家庭運動的大會。他的土布長袍，未為人注意，後經美國廣學會的梅立德夫人（Mrs. F. R. Milican）的發現與推薦，在大會講道，傳道的門便在湖州為宋博士打開了。以後教會、學校、醫院都請他講道。湖





州是他在本省以外做見證的處女地。

12月下旬到了定縣，晤見平民教育會領袖晏陽初博士。他的印象是「方法確實新穎，別具心裁。最可敬是精神飽滿，所以成績斐然。我真佩服極了。」有意留住。

夢中得神指示：「美麗芬芳的花朵，不過暫時的榮耀，不能結果子。但你要謹慎自守，從無花果樹學光華燦爛的榜樣。」大悟，次日即告辭赴北平。

1931年春，應遊南下負責在上海清心中學開的奮興會。講解聖經，並談自己蒙恩經過，受感的人很多。清心堂轉介在宣道會的守真堂講道。又在伯特利教會講「五餅二魚」。領查經班，講馬可福音。會畢回興化。

南昌美以美會舒邦鐸牧師（Rev. William E. Schubert），請他去領會。神指引他去打美好的仗。2月中旬到達。他與舒牧同心禱告，求主復興教會。神指引他要向「罪」進攻。3月5日開始，繼續講攻罪的信息，如格拉森之鬼、浪子回頭、假冒為善等。聖靈光照與會者的心，認罪、彼此賠罪的情形，很普遍。

他更定下兩路進攻的戰略：一、痛斥罪惡；二、著重靈工；於是得救復興的人數很多。從學生到教會領袖都有表現，在九江工作的效果也相同。

此役成就，使「宋博士」聲名鵲起，多地爭相延聘。他由蕪湖而上海，主講全滬傳道人退修會。又在慕爾堂領全滬信徒靈修會。每次上前跪禱認罪的有三、四百人。負病在南京領會，傳道人神學生蒙恩者多。



五、與伯特利同工的果效與恩怨

常州美以美會羅淑君教士請宋尚節領會，他以心臟病遲疑，伯特利環遊佈道團代表宋應約，神指出宋的推辭和病因是驕傲，遂相偕而往。該團請宋入團，尚節僅允同行同工，該團當時的同工有計志文、林景康、聶子泰、李道榮4位。

後來替宋寫《我的見證》的王敏學女士即自承為此次宋計二人佈道的果子。

5月回上海，宋尚節雖有多處邀請，卒應計志文之邀與佈道團同赴青島，在青島開始講他有名的「活水篇」。

在即墨一個十誠全犯的青年，聽了他的「浪子回頭」以後，真正悔改了。

到峯縣，開始他有名的「表演」方式，背負大石登臺講罪惡重而苦；然後忽然將大石摔在台板上，歡唱起來，使會眾知得赦之樂。也開始為病人按手禱告，也果然有效。

這佈道團遠達東北邊疆，在「九一八」事變前在瀋陽領會，離去翌日，這名城被佔。又往南北各省，遠至內蒙古、綏遠等地。

聽道的不僅有中國人，還有東北的俄人和朝鮮人。

宋氏亦曾兼編「聖潔指南」。

「一二八」淞滬戰起，宋博士與來自東北的代表，留守伯特利院宇，在槍砲聲中開查經班，32日查了23卷經。

再往香港、廣州、梧州，更深入南寧、鬱林，同工間頗多意見，工作效果亦微。

至汕頭、福州，工作大有果效。但誹謗叢生，尚節悄然離開福州，且為表示無私，避免誤會。正式加入佈道團。

自與佈道團同工，足跡遍13省，行程5萬餘哩，開會千





次以上，聽道者逾40萬人，決志信主者18000餘人。

1933年秋抵長沙，住陳崇桂牧師家。計志文牧師被上海伯特利胡遵理教士催回滬，宋與林景康赴衡陽工作。上海已另組兩廣佈道團推計牧為團長。

宋回上海，因故被令遷出伯特利，遷出時，僅林景康一人自願隨車送行，同工3年，至此撒手。宋博士自己的感想：「回顧已往，恩主三年之中，訓練我、造就我，不讓磨難遽然臨到我，待我羽毛豐滿，才攪動巢窩，還伸展雙翅，救我不致失墜。」計志文牧師說：「宋博士充實了佈道團的力量，佈道團給宋博士開了傳道的門。」

六、孤軍奮戰所向披靡

赴福州領會一禮拜，為離伯特利第一次單獨工作。

有幾個教會競聘宋博士為牧師，他禱告神：「主！祢若要我自由傳道，求祢給我兩個憑據：1月之內為我開五省傳道之門；同時給我800元旅費。」神都應允了他，且超過所求的。使他說：「我不得不矢忠矢誠，盡心竭力去事奉永不改變的主……」。

1934年在蘇、浙、皖、魯、冀五省傳道。

神賜他有屬靈透視力，他常指出某人所犯隱匿的罪。其結果，固然引起少數教會傳道人的抵制，卻使許多人真正悔改、復興。得救的人多組成佈道隊，分頭傳福音。

神也賜尚節禱告治病的恩賜，在病者有信心，又與禱告者同心時，主就施恩顯榮，癱者起，啞者言。

在廈門證道，原有800座位的禮拜堂不足容聽眾，只好支搭帳棚，但仍擁擠，只得用憑券入場辦法；早晚就用可容





7000人的大操場。

1935年初赴廣州、潮汕、廈門等地工作，得神祝福。但報紙大肆攻擊，黨部通令驅他出境。

赴菲律賓工作，為宋博士海外傳道之首次。為適應華僑工作時間，開會分黎明及夜晚兩次，遲睡早起。

神應許在菲給他「隱藏的寶貝」，會畢他始終不明白所指。但有一豪賭的中國外交官，聽道後得救，奉獻作傳道，後任聖經學院院長，某女基督徒復興，後來組「播種人協會」，是一活耀的佈道團體。

返滬、赴杭州，負責第一屆全國基督徒查經會，參加者五、六百人，有自華北大名府徒步而來者。

1935年8月首次至星加坡領奮興會，14日講道40餘次，1500人蒙恩，80餘人獻身事主。

先後至馬六甲、檳榔嶼、蘇門答臘、吡叻領會。在居民不多的實兆遠，開會時幾百架腳踏車自四面蜂擁而至。

1936年4月偕王宗仁和宗誠昆仲，應臺北長老會之邀講道，在日人嚴密監視下，仍為841人祈禱。到台中、台南，聽眾倍增。

7月在廈門第二屆全國基督徒查經會，報名者1600人分上下午2次，每次3小時以上，熱暑中聽眾無倦容。自創世記至啓示錄從未間斷。平實解經，只高舉基督，注重聖潔。1月講畢，集為「宋尚節博士講道集」。

1936年9月赴砂勝越。幾乎當地華僑每家都受了影響，繼至吉隆坡、巴生等地工作。

到仰光，講道時，聽眾中不少印度人，亦受感痛哭，為病求禱，亦同樣得愈。後有一印人希望宋博士到印度去傳





道。尙節說：「我才知道我也欠印度人福音的債」。

12日在星加坡開星馬查經大會10日。

22日離星時，輪船碼頭送行列之盛，有歌有哭。船上乘客與船員均極驚異。

1937年春在潮汕、閩南、閩北，及故鄉興化領會。

在南領會十日，與賈玉銘牧師結識，對賈及靈修學院才有正確的瞭解。以後宋常介紹奉獻者至該院深造。

到太原，講道在大車場搭棚舉行，山西各縣均有代表。某牧師請尙節為遠道赴會的啞吧代禱。尙節說：「神用我，難道不能用你麼？」那牧師說：「能！」尙節說：「你為他禱告好了！」果然，啞吧蒙恩，說起話來。尙節說：「牧師！是不是神的忠僕都可以彰顯神的大能？」

七、戰塵中的勞瘁

1937年「七七」蘆溝橋中日戰起，舉國鼎沸，尙節仍赴福州領華南區基督徒佈道團查經大會，到九省代表1600餘人。著重靈程、生活、工作。

返滬翌日，淞滬戰事爆發。仍在兵荒馬亂中踐溫州之約，乘裝煤車，夜無宿處，備歷艱辛，工作蒙神賜福。

遵主指示，仍往華北傳道，到嶧縣，聚會一週，有8000人得救。

11月在西安工作。再赴烽火頻驚的山西運城。南下至安徽懷遠、蒙城、南宿州等地，為主得人，因禱治病。

年底，南京陷落，上海宋寓被洗劫。他想回家探視，主不許可，赴阜陽、信陽、正陽，神都賜福他的腳蹤。

1938年再到福建領會，不屈於威武，專心傳道。5月5





日，美以美會為尚節舉行牧師按立禮，封為長牧師。因尚節在5年前已封為副牧師了。

20日抵安南河內，繼至南部永隆、西貢、堤岸、中部峴港，均有收穫。

6月18日抵昆明，應各堂聯合邀請，領會8日。曾治好兩瞎子，兩啞吧，最後「小群」的人也來聽道。

並到楚雄、大理，對西國女教士克苦傳道，印象甚深。

秋初至泰國，在曼谷心聯堂，早對信徒，晚上佈道，宋用英語講，譯為泰語、潮語，因參加者有泰國人。有700人歸主，十餘人獻身事主。麥高教士說：「泰國的華僑基督徒如此熱烈振作，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是他們為復興禱告了30年的結果。」

1939年正月到爪哇東部灑水，華僑已信主與未信的都擁到禮拜堂去聽宋博士講道，譯員兩人，一譯廈門話，一譯馬來話。尚節自己領唱自編的「歸家吧」短歌，很快眾人都會唱了。仍以浪子故事為講道題材，另有新意。他籲請眾人參加全部聚會，可聽完全部福音，華僑為了參加早上的會，情願不開店門，全家全店的人去聽道。他依次講基督的寶血、活水、天堂與地獄、信心生活、悔罪重生、獻身工作、耶穌再來。講「神的愛」以自己簡史，證明人如何自大自誇，和神的謙卑沉默，恰成對照；人的自私自利，神的忘我無私；人自尊自義，神願與罪人同列；神的話一經解開，就給人亮光看見自己的罪，又給人力量，認罪悔罪，罪得解除。荷蘭女教士（C. Baarbe）的描寫：「聽眾的歡樂與熱情，簡直像大海波濤之洶湧澎湃！」

又到同島之茉莉芬、梭羅、萬隆，播種收果。2月到耶





加達：在弘敞的葡萄牙禮拜堂講道，每晚2000人聽道。

8月，再到爪哇。整個華僑社會都為之激動。教會燃起復興之火，十字架的三角旗隨處可見，讚美歌聲隨處可聞。又有人說，正彷彿威爾斯的大復興！

9月末，抵西里伯斯的孟加錫，工作後，又轉往摩路加群島的安汶領會。

11月在星加坡，三間閩語禮拜堂（福州音福音堂、福清音真光堂、興化音天道堂）聯合請他講道7日夜。

八、離世前後（1940-1944）

1940年1月，尚節扶病抵上海，在家裏休息。主日清晨，請朋友到家裏，對他們講道，講完一同祈禱。他照常每日讀經十三章、祈禱、寫日記，每日1小時以上，有時病痛，由他口述，弟弟或神學生代筆。

王明道聞尚節不肯就醫，特派太太劉景文女士到上海慰問，並以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二節：「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為根據，勸他入醫院割治。

由大公醫院的張醫生施手術。先輸血，挖去爛肉三腰盤，時間3小時，弟兄姊妹在病房為他禱告。

上海懷恩堂落成，央求宋博士講道。他講「主的日子來到像夜間的賊一樣」，講到末段支持不住，只好坐著講。

11日瘡口又再度發炎，痛楚增劇，身體衰弱。友人勸赴北平協和醫院療治。12月初隻身赴平。臨行對友人說：「我一向為別人的病祈禱，現在別人要為我的病祈禱了。」

在協和共施手術2次，住院6個月。他對內地會教士柏爾康夫婦說：他的病是主對他的管教，要把他的壞脾氣改變



過來。柏氏早有所聞，現在初見其人，深愛他的溫和平。

7月7日出院，遷到山西居住，賃屋一幢，地名「一棵松」，頗饒山林之勝。又遭喪子之痛，宋師母攜三女於8月來同居。此後健康漸復。「每天仍是吃下書卷，倒嚼主的言語」。寫了15首短歌，和19封公開信。

冬天，得啓示，講《喻經故事》給同工及家人聽。對那一卷書有感動，就講那一卷。有同工在旁記錄。兩個多月，講完各卷書的故事。這些故事特別注重教會與工作者的真理，例如：如何建立教會，如何使教會走上合一的路，神家的禾場需要怎樣的農夫等等。採故事的方式。充滿了精警的靈意和美妙的文學氣息。

1942年，宋博士身體又略有進步。在寓內闢一堂名「恩典院」，開不定期的查經會和主日崇拜。經常談的同道有王明道、汪兆翔、楊紹唐、顧仁恩等。

他繼續寫作的有《聖經故事》、《靈裏故事》、《伴侶讀經》等三種。

1943年3月在天津受第三次手術，住院3月。

1944年6月病勢轉劇，入北平德國醫院，6月12日施第四次手術，7月1日出院。8月初病情嚴重。16日拂曉。尙節對宋師母說：「上帝已指示我，我就要回去了」。17日吩咐三女長大後都作傳道。最後遺言：「不要怕！主耶穌已在門口」。18日凌晨7時在主裏睡了。8月22日葬於北平香山。

九、一代奇人

宋博士被神重用，始於「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前，而息影於珍珠港事變以前。其在東北，幾乎關東軍追蹤其後；到





他至南洋各地燃起聖靈復興之火以後，日本佔領軍又蹂躪各地。抗戰中他仍由後門入雲南工作短時期，影響不大，但在淪陷區則功效顯著。神使用他復興要經歷大風暴的祂的教會和兒女，受得住狂暴的侵襲，不至於動搖。

宋博士長髮覆額，土布長袍，無佳形美儀，外貌毫無吸引力，如吳恩溥牧師及其友，第一次聽他講道都不終而去。但無論唱詩、祈禱、講道，都竭力而為，將生命傾倒，故能感人至深。

他雖個性倔強，脾氣暴躁，但他的行事，順服聖靈的帶領，冒險犯難，出入敵我交戰區域，忍飢耐寒，不辭抵受風霜，盡了神僕的本分。當日受他影響，現在仍在海內外服事主的大有人在。而南洋教會，至今對其遺愛尙念念不忘。

桑安柱牧師稱他為一代奇人，吳恩溥牧師稱他為「巨人」，也有人稱他為「神人」。王明道說他「誠實正直，毫無虛偽」。總之，他是神為中國信徒和教會在大動亂時代預備的號角。使信徒儆醒、忍耐，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陳瑞伯）

第五篇 我所認識的賈玉銘博士

賈玉銘，字惺吾，山東人氏，生於1880年；1964年4月12日後4時20分自上海榮升天府——85歲的老迦勒，靠著主的應許領受基業去了（書十四10-13）。

賈氏當中學畢業時，擇業問題常輾轉胸次；再三思考，覺得傳道事工最能克盡基督徒的天職，以達榮神救世的目的。在大學肄業時，同學中亦有幾位立志傳道的，於是時





相勉勵，而且也深覺有主確切的召命。一日讀畢《新約全書》，遂於書末簽字，願終身以傳佈此寶貝聖經為專工，且立願詞曰：「我願靠主立志，畢生為傳道人，不論貧富安危，窮通順逆，永遠矢志而靡他。自茲以往，任何地位由主遣派，我願意就；任何事工有主使命，我願意作；任何艱苦是主美意，我願忍受；任何福樂非主允許，我願捨棄。無論生死，如能成全我藉著服事人而服事主的志願，我心足矣！」末二年功課雖極忙迫，然每日晨夕，必有靈修，全部聖經於其時已讀過數遍。（雖如是，每試仍名列前茅，「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信不誣也！）

大學畢業後，繼以3年神學訓練。24歲開始任聖職，12年中時見神蹟奇事，經他手施洗歸主者計千餘人。師母與他非常同心，是賢內助，也是好同工。曾相約每日各讀聖經20章，自創世記至啓示錄，周而復始，年讀全部聖經七遍。無怪乎牧師能成為神學泰斗，解經權威。旋先後任金陵神學教授、華北神學副院長、金陵女神學院長達21年之久（各約7年）。他與丁立美牧師、潘子豐牧師、焦維真女士等素有聯禱之誼，20餘年來盼望有靈修院之設。1936年1月間，他們聯袂到青島去，為籌備靈修院而商討並禱告。丁牧途中為朔風所侵，返津猶抱病授課，致輾轉床第，卒於9月22日蒙召歸天。是年季春，金陵女神學院董事部決於9月開始與男神學合併；賈牧認為時機已成熟，毅然辭職。董部知不無影響，特委以名譽院長銜，挽留之暫為維持一個時期；賈牧以心靈自由為尚，以上主意旨為依歸，再三婉辭；董事長責他「驕傲」，某些董事卻覺得他謙恭可敬。廖恩榮、畢詠琴兩





女士（師生而同工）願與賈牧同心行走信心的道路；仰望主的帶領，靈修院終於10月1日在南京載厚巷開學，大可安慰好友丁立美在天之靈，而一班需要退修培靈的傳道人和虛心受教渴望進修的青年奉獻者亦得其所矣！

1933年8月，當我初次謁見賈院長時，他那慈祥煥發的容光，自然而然地令我孺慕景仰。他是我的恩師、靈父，我很樂意敘述他的事蹟。可惜所知有限，僅能概述一二，聊表追思之忱；更所以歸榮父神、勗勉來茲：

一、大有信心——禱告得力

他信心大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當他尚在求學期間，發覺心臟的半月瓣鬆弛，隨時有血液逆流致命的危險，醫生勸他輟學休養，他卻函告未婚妻德馨女士，約定某日禁食禱告，求主醫治。是日他一早便把房門下鎖，定意不蒙允不開門，大有雅各當年在雅博渡口與神摔跤——「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創三十二22-30）的決心！奇蹟出現了：心房傳出「蔔」的一聲，「哈利路亞」也衝口而出，俯伏的青年欣然獻上感恩祭，自是念益堅，疾病每仰望天醫。然而他並不反對就醫，他相信藉著禱告，主會賜給醫生智慧，教他對症下藥使之早日痊癒；病人通過禱告，信靠順服，心靈鎮定安寧，藥物更有效驗。不過，若直接仰望主，則信心屢受鍛鍊，靈性必然長進，且可學習屬靈功課——更深省察自己、交託等候，更多認識基督，得見神榮。

壯年為牧任內，曾自由傳道數載：逕於堂內設一奉獻箱，由信徒樂意捐輸；不受教會薪金、不受差會供給、不受團體捐助，惟接受個人因愛主而捐獻於祭司的份。且定規





不賒一文賬、不借一文錢、不對任何人言及度日光景，惟對主言。如此一則減輕教會擔負，二則予信徒有表示愛主愛教會同時也是積財於天的奉獻機會，三則增益自己的信量與能力，四則彰顯主的豐富與榮耀。他認為那幾年正是他的黃金時代，實驗了直接仰給於主的信心生活。中年執教神學，每乘假期四出負責聚會，不辭勞瘁。晚年創辦靈修學院，自南京而四川灌縣、成都、重慶，復從南京遷至上海，可謂生於憂患、長於戰亂、沒於洪流；雖屢遭「同道」煎迫、惡勢力摧殘，仍靠主堅忍屹立，不稍灰心喪志。成立之初，師生二十餘人過著詩篇第一三三篇恬淡和樂的生活，簡陋的校舍竟化為基立溪邊、阿拉伯曠野（王上十七5-6；加一17）。

他常說：「多禱告多有能力，少禱告少有能力，不禱告沒有能力。」他的一生可謂禱告的人生，他固因多禱告而立業成名，可也因常禱告而遭人非議，被譏為靈恩派！其實他公禱時多以悟性迫切陳詞，私禱時多以心靈交通，忽而輕聲細語，如與密友覲面傾談，忽而默然仰瞻，猶赤子安臥慈懷；無論日夜，從未見彼態度失常，有一般所謂說方言、跳靈舞、唱靈歌的現象。事實上他用悟性通過言語或文字造就了不少信徒的靈性，也寫作不少詩歌以甦醒人心靈、頌讚主聖名。他常以「靈恩」與「救恩」對稱，得了救恩有聖靈有生命還不夠，還要進而追求靈恩——聖靈充滿、生命豐盛，生活才會得勝，工作才有能力。到底他所強調的「靈恩」是可愛的還是可怕的呢？難道他根本撲朔迷離，令人辨不出究竟是屬靈人抑或靈恩派？

據中華傳道會駐星加坡監督盧約翰牧師（亦賈牧學生）聲稱：院長非常注重禱告，每日凌晨4時左右即起身靈修。





一日對學生說：我今早睡遲了，心裏很是難過！服事人的廚子5點鐘便起身預備早餐，而我們事奉神的反而體貼肉體，不知儆醒！他時常整夜禱告，與神靈交，《信徒心聲》的歌詞多於深夜由靈感而作。某日，我們在樓下，忽聞樓上門窗震動，我（盧牧自稱）跑上去看看，奇怪！並沒起風，也非地震，原來是老院長正俯伏在施恩寶座前！學生也常整夜禱告，有的會說方言、繙方言（每說必繙，並非僅是一種聲響），不過我們從來沒聽院長說過。有時發覺某某同學「失蹤」數天，眾亦不以為奇，蓋知彼必藏身附近防空洞裏禁食禱告。有一次經濟缺乏，一週之久，三餐僅喝稀粥吃花生米。院長教我們專心仰望主、耐性等候祂；大家上午上課，下午禱告，毫無怨言。信心經過考驗，被驗中了，自是供應豐富，魚肉不斷，哈利路亞讚美主！院長刻苦耐勞，身體力行，有時與我們共餐，有時在家親作麵食（師母已逝，兒媳另居）。從重慶上南山，拾級千餘，步行約需一小時；同學有乘轎騎馬者，途遇院長，無不赧然（院長往返徒步，老當益壯，令人欽佩）！

培靈學院主任陳聖榮牧師也很敬重賈博士。他說賈牧師的信心大得驚人：賈牧師看上了重慶的南山，便不時禁食禱告，向主求討。知者謂售價高達數百萬元，際茲通貨膨脹，物資奇缺的抗戰時期，實業家尚且不敢過問，何況素常憑信心生活寄居的一群？簡直妄想！賈牧師卻不顧譏評，深信耶和華沒有難成的事，祂喜悅人們將又大又難的事交祂手中，好彰顯祂的大權能；只怕信心不足，只怕悖乎神旨！果然神蹟又出現：該西籍地主忽作歸計，願廉價（百餘萬元）脫售；神且感動一位弟兄獨力奉獻鉅款，綽有餘裕足夠修裝與





設備，耶和華以勒該受極大的讚美！

1946年2月17日恩師來諭稱：「……在重慶南山蒙主預備了30畝地皮，上有大松樹七、八百棵，小樓房四、五座（附近的療養院不久亦贈與靈修院），容學生七、八十人，已畢業四屆。……去年秋我來南京復員，可惜原校舍被人拆毀，即暫租借山西路81號上課。……同人皆無定薪，完全靠主供應；此克己負架之榮耀信心道路，想你亦樂意走。……」他絕口未提那松濤滿山，洞穴處處的靈修勝地是他信心的獎賞；而且不稍留戀，慨交華西靈工接辛艱辦，自己跑回南京去重奠基礎。1949年3月初遷至上海陝西南路520號續課，寧歷苦險，總不放鬆培植時代工人，推廣天國事業的任務；各方面壓力橫加迫害時，他便化整為零，或暫告隱藏，永不變節變質！鐵窗禁不住他那事神的忠誠，鐵蹄蹂不了他那救人的熱忱。哦！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你是隱密處的戰士，你是信心的偉人！

二、大有愛心——尤愛青年

賈牧為人謙恭容忍，任人怎樣批評、誤會，絕不申辯表白，總是和顏悅色，滿口「感謝主！」「讚美主！」「哈利路亞！」「阿們！」——這是他嘴唇所結的果子。他認為：萬事互相效力，主既准許，莫不令我獲益。與其跟人理論，不如退而自省，讓主鑒察；曲直在我，毀譽由人，但求問心無愧，禱告無阻，又何必因「拉班的氣色」或利害有關者的一知半解、片面之詞而破壞心靈的寧靜呢？有主同在，於願足矣！（創三十一1-3、14-16）

據云「靈修院」創辦不久，即蒙主賜福得擴建校舍。





同學林興年君（金陵大學畢業）見承建商不守信用，竟偷工減料，不禁出面交涉；而賈牧仍顧自低呼「感謝主！讚美主！」——感謝主賜予建築費；讚美主！林弟兄如此熱愛學院。他也很少責備學生，學生如有錯過，每為之切禱，或跟他一同祈禱。不大督促學生課業，卻常勉勵學生追求靈性進步、嚮往信心生活。他遵經訓將長子獻上，可是兒子卻不願歸耶和華為聖，他深引為憾！因此他關愛愛主的青年勝似親生的兒女。

林興年奉神差遣，在閩南鄉間為主宣勞；抗戰期間，營養不足，而他又拼命奔跑，終於吐血身亡！賈牧不勝痛惜，1945年7月11日給杜姊妹的回信上說：「……最痛心的是林弟兄被主接去。主啊！祢所愛的僕人宋尙節、林興年等已工完安息，望主再多多興起更合用的僕人成全祢在今日中國要作的事工。阿們！賈師母亦於去年12月27日歸主去矣！我現在更覺日後的光陰寶貴，願在餘下的時日中更多榮耀主。……今在靈修院正籌備開大學學生靈修會，報名聚會者已有34個大學代表200餘人；甚望此次聚會中多有青年獻身傳道。我們前面工作機會非常，所望者即各人多多從主得力，可以作成主要我們作的工，阿們！」你看他先提宋、林，然後才提賈師母。他說宋、林等好比兩頭點燃的蠟燭，不顧惜自己有限的生命，只求發大光燭照暗世，以致加速蠟盡工息；不過也是主的美意——壯年熱心愛主時，急流勇退、凱旋榮歸，總比老年若昏曠，留下軟弱失敗的紀錄好得多。

1935年春，宋尙節博士在貴格會講道，院長儘量減輕課業，方便同學提早赴會，協助招待，他也偕同小兒子（那時偉良、偉廉不在南京）前往聽道；會後且請宋氏為小兒子





偉霖按手禱告。其時多人蒙恩，本院那位在廚房裏打雜的年輕工友馬老三也心熱如焚，常躲在四樓上禱告。畢竟知識有限，追求不得法，有點反常。某次院長正在負責清晨崇拜，馬老三忽叫他下來，自己跑上臺去，效宋博士責人假冒為善，甚至教院長也要悔過認罪。賈牧師深深體貼，讓他講完了才上臺以慈愛憐憫的目光注視老三，柔聲說道：馬司務熱心可嘉，我們當虛心接受他的提醒。如今他正在靈慾交戰，我們當迫切為之代禱，使他完全順服聖靈，走上正軌。馬司務果然安靜下來了。不料入夏忽患肺病，賈牧師接他回家休養，叫他曬太陽、喝羊奶，又教他讀經禱告。秋季開學，病已痊癒，又胖又白，面帶笑容。有一晚起立做見證，我們才知道賈牧師怎樣為他禱告，賈師母怎樣服事他，使他身心都告健康：大家不約而同高唱「頌讚主聖名」。

恩師自奉儉樸，賈師母也親手操作，家務料理得井井有條；每週還按時到女神學去講解詩篇，《靈光報》每期都有她的作品。據云賈牧師於師母離世後開始留鬍鬚，每喜歡在師母墓前默想、禱告（墓設學院山頭），伉儷情篤，可見一斑！在金陵任中，家裏養有幾隻山羊，羊奶便是他們無上的補品。我在實習期間，憑血氣不量力忙得不亦樂乎；翌年返校，腰酸欲折，難以久坐。院長見我精神萎靡，拉著我的手說道：我們對不起貴家長！你來時白白胖胖，現在面黃肌瘦！你年紀輕，應當活動些。說著，竟現身說法蹦跳起來，令我忍俊不禁。他只有一隻奶羊，卻每天送我一瓶乳；他如此分甘絕少，教我怎不受之有愧！他還不時隱名資助缺乏的同學哩！

他說：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論，當神學教授遠不如做傳道





牧師，因施教著重理論，宣道貴有靈力；課室內多事研究，教會多賴實行；以前自由佈道，心靈日益活潑高尚，而今囿於教務，道心一年較一年冷靜平淡！雖如是，為了培育神學人才、陶養屬靈青年，庶幾發揚基督救世宏願，迺毅然肩負教職，四十餘年如一日。復成立《靈光報》社、附設聖經函授科，造就各地讀者；又竭誠扶掖青年後進以投稿機會，加意訓練，使成為同工。恩師當年也指導我、鼓勵我，盼望我在文字工作方面幫他一些忙；我何嘗不渴慕追隨左右切實學習？無奈屢為人事與戰事所阻，未能如願以償！哦，我辜負了他的好意！三復遺諭，字裏行間，慈愛洋溢，寧不唏噓！

「主內所愛的瑞蘭：我今天上午跟杜祥輝弟兄談話，才知道你的消息，何等歡喜！太平洋戰爭爆發，對於你更深切的關心，特別在主前記念；哈利路亞！主保護了你。瑞蘭啊！你不知道我是何等想念你，有時想念你哭了起來。現在即在主前要你下半年來南京同靈修同工作，望主照我的盼望我的心願我的禱告成就。阿們！10年闊別，一旦在主前相聚，是何等喜樂，我真不敢想！望你來院讀希伯來文等再求進步。」（1946年2月17日）

「……我現在傷心事甚多，盼望得到主的安慰。瑞蘭啊！你在家庭中是盡兒子的責任，我心裏也覺得你是我的真兒子，雖有些不敢當，但也心裏很樂意。我現在年已老邁，不但求主賜予同工，乃是求主給我幾個兒子同工方可，否則即要住工了。請為此禱告吧！主與你同在，主聽你禱告，主作你的力量，阿們！」（1949年4月12日）





三、大有忠心——守道弗渝

賈牧於中學時代便誠心歸主，且終生忠心守約，逐日靈修不輟，無怪乎嫻熟經義，融會貫通，擅長以經解經，信仰純正堅定。其著作立論精闢、條理清晰、內容充實、靈意豐富，誠宗教界不可多得之文獻。1921年出版之神道學，為他博得博士榮銜，而《聖經要義》、《完全救法》、《教牧學》、《宣道法》、《新辨惑》、《靈修日課》各卷釋義等均不朽之作。宋博士曾親口對我說：過去我以為賈牧師是山東道地的靈恩派，如今讀了他的著作，才知他是經學老前輩，見解中肯穩重，不偏不倚。我以後講道也要學他提綱挈領、分條分段才好。宋氏且贊助靈修院的工作，後來他的長女宋天嬰亦成為賈牧的高足。

恩師秉性敦厚，常為負重而忍辱，然對異端邪說、旁門左道、新神學、不信派等卻絕不妥協；為了捍衛真理，曾與白秀生、道雅伯等中西信仰純篤之牧長於1929年倡立中國基督教聯合會，如今已擴展成萬國基督教聯合會。1948年8月間，雖年屆古稀，仍踴躍出席在荷蘭所召開的首屆代表大會，且被推舉為副會長之一。會後蒞星小住，見男女校友多有成就，深感欣慰。雖明知大陸政局將變，卻不肯撇下同工與學生，徇金陵靈修院員生之請求、圖一己之安樂而旅居南島。他認為風雨中的教會，更需要他加緊訓練愛主者忠心守望、堵住破口。在上海時，有人逼他出來檢舉華北神學赫士院長，他卻回答：我敬畏神，不願作違心之言；我年已老邁，可以離世了，任憑你們怎樣處置我吧！來人只好告退。當局命令各神學「合一」，他寧可關門大吉，不願妥協。1956年10月東山再起，與焦維真女士所負責之傳道人修養院





並肩作戰。吳耀宗等並不放過他，硬委他當甚麼三自運動的副主席，他常託病不出席。若請他講道，他則不違天示直言不諱；他說：只要有機會傳神信息，地獄我都肯去！結果他被兩百個「牧師」控訴，講道的執照被吊銷了，靈修院被封閉了！他一路來都受監視，一度曾被捕入獄。時值年底，牢房權充馬棚，700基督徒（其中靈修院學生40名）都客串了守望的牧人、獻心的博士、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民——他們都迫切等候新耶路撒冷的降臨、萬物得贖；而賈牧師也扮演了虔誠守候以色列安慰者來到的老祭司西面呢！

暮年雖貧病交加，仍矢志不移，繼續寫作，盼望有朝一日，能以出版面世。他真像保羅，雖明知有捆鎖與患難等待著，卻不以性命為念，只要行完路程，成就從主所領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他已善戰盡程、工完安息，戴榮冕去了！讓我試用100個字來概括他的事神、持己、待人、處世吧！

賈君玉銘——

基督忠僕	真道幹城	教會良牧	天國功臣
事神虔敬	待人誠懇	處世謙恭	持己清正
忠於信仰	勇於作戰	敏於理事	樂於奉獻
注重禱告	擅長解經	信心堅固	愛心恢宏
靈智湛深	靈性高尚	行周言謹	德高望重
尊重同工	扶掖後進	闡道救世	榮神益人

（鄭遂藍）





第六篇 印度沙陀孫大信

一、信錫克教的富家公子

印度有許多民族，其中一族名錫克（Sikh），奉錫克教（Sikhism）。教主「納克」（Nanak 1469-1538），經典稱Granth Sahib。本以和平、平等為信條。但受印度教與回教的壓迫，起來抗拒，養成尚武的風氣，人各佩一刀。全盛時曾領有旁遮普全區，由一王統治。有一王曾賜全族姓Singh「獅子」的意思。英人統治印度時代，徵用該族人為兵士，頗著戰功。前上海公共租界之印警，多為錫克族人。

孫大信（Sundar Singh）生於1889年9月3日，在Patiala土國的冷浦（Rampur）。家庭原為貴族，父極富有。家中宗教氣味濃厚，他的母親信神最篤。他是兄弟中最小的。她母親相信神用許多方法說話，各宗教都有神在；她也這樣教孫大信。並希望他長大了作沙陀（Sadhu）。沙陀是屬宗教不屬世界的人，穿起番紅花色的袈裟、不結婚、不事生產。沙陀有住廟的，也有雲遊四方的，後者稱為行腳沙陀。他幼時有一早晨向他母親討牛奶吃，母說不應先吃奶，要先吃靈糧（求平安、祈禱、誦經）。又要他學瑜珈，以鍛鍊身體與集中精神。

二、你為甚麼逼迫我？

孫大信14歲喪母，受一大打擊。素日尋求平安未得，此時更不安。凡有關宗教的書，都搜尋閱讀，佛經、可蘭經也在追求之列。

他那時就讀於英長老會創立的學校，校裏例有聖經。





他卻極憎厭聖經。他不但反對基督教的傳道人，還逼迫傳道人，每逢有人傳福音，他便糾集兒童大叫大喊，或用小石牛糞擲擊，使集會不得不停止。

1904年（15歲）12月16日，孫大信把學校發給的聖經撕下焚燒，以為笑樂。並得意洋洋告訴他的父親，自以為替錫克教行了一件功德。但此後心更不安。

17日他心中非常痛苦，對父說：「你明天就沒有我這個兒子，因為我將自殺了。」他父親還以為是兒童的胡言亂語，不以為意。

18日晨3時起床，沐浴畢即禱告：「神啊！如果有神，求祢把正路指示我，我就作一個沙陀；不然我就要自殺了。」祈禱後默想，他決定到4時半神若不來救他，他將臥在屋旁鐵路的軌道上讓那時經過的火車輾死。

4時左右，室內忽有大光。他以為室外起火，出外察看，四圍毫無跡象。於是回室內繼續祈禱。就在這時，他見彩雲滿室，彩雲中有光亮的人，面上充滿慈愛。他起初以為是印度教的神祇或佛陀來了，即欲下跪。審視以後，見這人手上有釘痕，原來是他所反對的耶穌。拜或不拜呢？他正在猶豫的時候，這位耶穌用Hindustani話對他說：「你為甚麼逼迫我？你要記得我在十字架上捨生為你。你剛才祈求正路，為甚麼不走上呢？」孫大信才知道這拿撒勒人耶穌是神，是現在還活著的神。於是他在祂腳前下拜。從此他的生命改變，有神的生命，喜樂和奇妙的平安，不是言語所能說出的。

這時天還未亮，他就去叩父親寢室的門，說：「今天我已成了一個基督徒了！」





有人說這是夢，或說是異象；但孫大信自己說：「是真的耶穌，我是用肉眼看見的，不是用靈眼看見的。」

三、不受威脅利誘

孫大信的族人想說服他回到錫克教，沒有成功，就遷怒於長老會學校的教員，控告他們強迫學生信耶穌。開審時，孫大信趕到法庭，證明信主出自本人，與學校無關。族人大忿，其父逐他離家。同時錫克教人對基督徒家庭，搶劫焚燒。孫大信逃到Ludhiana的教會學校去。

他的叔叔領他進一地洞，開一大鐵箱，裏面是金銀和珠寶。對他說：「你若肯歸回錫克教，這些東西都是你的」。說完，就把頭巾解下，放在孫大信腳前。這是印度禮中最謙卑的懇求。孫大信不免心動，正在這時愛基督的心油然而生，就答道：「我不能應允你，親愛的叔叔」。

族人又引他見Patiala的土王，王對他說：「錫克教是偉大的宗教，錫克人都是勇敢的，你為甚麼要作懦夫？你回到教裏來我將給你作大官，居權位。」他對王勇敢承認基督；回家後為了表示決心，把錫克人認為神聖的頭髮也剪了。

家人給他晚餐和少許金錢，趕他出門。逐出家門後，無處棲身，只得宿於樹下。隆冬夜深，寒冷砭骨。魔鬼對他說：「回家吧！何必呢？只要放棄信仰，家裏甚麼福沒有享？」他拒絕了。心中充滿平安喜樂。如同進入天國。他後來說：「這是我第一次入天國」。他求神帶領，神指示他到Rupar去會見基督徒。他一到，見了 Mr. Uppal（長老會傳教士），就倒在地上。原來他家人在給他的晚餐中放了毒





藥，這時發作起來。經醫生灌救至深夜，仍希望甚微。但次晨奇妙的痊癒了。

1905年9月3日，孫大信16歲生日，在Simla的聖多馬堂，由Mr. Redman為他施洗。

四、預備作神的器皿

受洗33日後，孫大信穿起袈裟，作基督徒沙陀。因家居印北，接近西藏，以為主作見證，最好深入福音還未傳入的西藏禁區。1908年他只帶一張氈子和一本新約，赤足入藏。時為嚴冬，藏地積雪深十餘尺，目的未達而退。

1909年因友人勸入聖約翰神學院，1910年離去，對那神學院的唯智主義深表不滿。他以為神學主要在與神接近與神交通，智力卻不是主要的。他在生活上不看重身外的衣食住，甚至身體還不看重。別人認為他標奇立異，但他卻以到野外的樹下禱告為常行不可缺的事。

他成績好，不待畢業，院方就給他一張講道執照，他就離院而去。但這執照只能在英國教會講道，不適用於其他教會。他就將執照送還院長，以免妨礙傳道工作。

五、基督徒沙陀

穿上袈裟的孫大信，到處傳揚福音。聽眾起初以為他是印度教的沙陀，後來聽他講耶穌，曾被毆打，但他為凌辱他的人禱告，就得著那人，歸於基督。

神也用奇蹟隨著他，裝死騙他施捨的人果然死了；夜宿山洞，與豹同穴，竟和平共處。

隨身只有聖經和氈子，不帶錢囊，不帶口糧，不帶鞋。





風餐露宿，被毆打，被驅逐是常事。

1931年起，常常禁食，他以為欲得能力，就應該禁食，並想以禁食來測驗身體與靈魂的關係。他絕食所得的經歷是：

一、靈命可以離肉身獨立，肉身停止活動時，靈命便越發活躍。

二、人的頭腦只是靈的辦公廳，頭腦是琴，靈是奏琴者。

三、飢與渴都是對靈命有益的。

六、入西藏傳信息

（一）入藏途中

1912年孫大信再作入藏之行，在印北和藏南，他有兩項發現：

（1）地下教會——名為「秘密散尼亞西會」（Secret Sannyasi Mission）人數2萬至4萬，一種為會友，即平信徒；一種報告者，約700人，穿袈裟，向會友講道。崇拜均在秘密中進行，印藏雙方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不知道，即基督教的西差會也不知道他們的存在。孫大信曾蒙他們拯救，在他們家中養傷。

（2）基督教隱士——深居拔海13000尺的開拉山（Keilas）的洞中。名Maharishi，自稱三百年前生於亞歷山大（埃及）的回教家庭，後從基督教傳教士耶茂斯（Yermaus）學道，耶氏是各沙未爾（Francis Xavier 1506-1552見《基督教史略》179頁）的姪子。另外有一位美國工程師和一位傳道人也說遇到過類似的隱者。但同時西藏的商





人說，很久以前在他們的鄉村中，早有關於Maharishi的說法。

（二）闖入禁地

西藏在當時嚴禁為人入境，尤其進去傳基督耶穌，若被喇嘛發現，是註定死亡。惟印度人可以入去，但仍不可以傳教。孫大通這次由印邊兩個傳道人的藏語先生陪伴，進入藏境，果然遇到以喇嘛為首的眾人的嚴重反對。再進入大西崗，卻受到那地大喇嘛的優禮，又招呼人來聽他講道。又到另一處，也有機會傳道。雖受到恫嚇，他仍不停止工作，並向四週鄉間傳道，不以逼迫凌辱為念。

七、永走窄路

1917年前後，沙陀孫大信非常出名，印度教、回教、基督教的人都知道他。曾在南印特拉溫哥（Travancore）向二萬雅各派信徒作見證。

在其他地方聚會，每次多至數千人，甚至上萬的人。

有一次，孫大信在林中禱告，一個不相識的人來對他說：「我對你無私而聖潔的生活深致敬仰。許多人都對你有深刻的印象。你很可綜合印度所有的各種宗教，創立一新宗教，以你為教主，因為我們中間從來沒有像你這樣出名的人，……你如果創立新教，則全印度各宗教的人都要擁戴你呢。」他馬上回答說：「撒但！退去吧！我知道你是披著羊皮的狼。你要我放棄十字架的窄路，去走死亡的大路嗎？我只知道我的救主耶穌基督，除此以外我不知道有別的。」說過後，就跪下流淚感謝神，因祂使他勝過這個生平最大的試





探。

八、在東方各國佈道

(一) 錫蘭、緬甸、馬來亞

孫大信在各地講道，常能因地制宜。

他見錫蘭教友多數愛美食、華服、大廈，在講道時極力反對奢華，認為有害於靈命的長進，尤其能損傷貧窮的教友。

在錫蘭有一對基督徒夫婦，求他為病重絕望的兒子按手祈求。他說：「我這手曾撕毀聖經，不能替人按手醫病。」但經不住再三懇求，於是同去醫院為那孩子禱告。2天內就好了。

在仰光、新加坡、檳城，開佈道大會，聽眾種族、階級、言語各不相同，要有好幾個翻譯。

一位印度人評論他說：「他……是以心魂為立言的根本，不是一段空話。」

一位信徒說：「自從沙陀教我們祈禱以後，我們的祈禱和從前就大不相同。」

巴森的錫克人特請他到錫克聖廟去演講。

(二) 中國、日本

1919年孫大信到中國，歷遊上海、南京、漢口、北京，在各教會佈道。他認為中國人很尊崇宗教信仰，在精神上容易接受真道，又沒有印度那樣階級的障礙。

他到了日本，看見日本人太重唯物主義，對宗教很不留心。他曾竭力叫他們改進，但到底不能感動他們。孫大信教





日本信徒存誠心，盡心盡力與神有交誼。

九、歐美之行

1920年2月去英國，在三島上的各教會講道。

5月到紐約，以次往費城、芝加哥、舊金山等地。

他見佛教、印度教在美國頗有從者，且有堅強根基，他就勸他們迷途知返，又覺基督教需要復興。

6月30日到澳洲，所有集會由各教會合辦。

1921年由西藏回印度，再赴歐洲，並遊巴勒斯坦聖地。在歐州向瑞士、德國、挪威、瑞典、荷蘭佈道。

十、再入西藏

1921年春孫大信再赴西藏。

回來自述許多奇異的遭遇：一次，日暮，走到森林盡頭，遇一河，水流甚急，無法渡過，卻有不相識的人投入河中，泅水到這岸，馱他在背上，又游水過去，岸上有火堆，但轉眼間那人不見了。

一次，村人仇視他，他在一山洞過夜，不久有幾個村人拿著棍棒石頭要打他，就禱告預備把靈魂交給神。但見村民行近幾步，忽然停止，又退幾步，彼此唧唧咕咕，一會兒就走了。次日再來，不持棍棒。向他說：「昨日在你身旁的幾個白衣人哪裏去了？他們看來既不是印度人，又不像中國人，又不像美國人？」他答道「他們都是天上的人」。

或與蛇同一氈子，而不被噬；或被綑綁在大樹上，翌日繩索脫落，有生菓堆滿腳前，正可充饑解渴。

又一次，他在拉薩傳耶穌的道，被喇嘛處罰，推他入





井中，上加封蓋，要活活餓死他。他被推落井，因井深手部受傷，井中死人的腐屍，薰人欲死，毒蟲咬全身。第三天晚上，在禱告呼求時，忽聞井上開鎖的聲音，既而有繩墜下，有人對他說：「用你未受傷的手拉住繩，用腳踏住繩下面的環。」就慢慢被拉起來了。但出井後周遭並無一人，手背的痛苦旋即消了。次日，又去市場講道，喇嘛知道了大怒，以為是誰盜了他的鎖匙開了井，把他放走。又捕他到喇嘛面前受偵詢，孫大信述獲救經過，喇嘛發現那鎖匙還在自己腰帶上掛著。大驚，不敢再鎖他，只驅他出境。

十一、至死忠心

孫大信最後一次入藏，是在1929年，起程時是4月18日，以後就再沒有消息。那日他寫給潘亞薩夫人（Mrs. Arthur Parker）的信上說：「我今天起程到西藏去，我知道這行程上的危險和艱難，但我應當順從主的旨意。若神叫我仍舊平安的回來，我立刻就會寫信給你，否則我們就等到主的足前再會了。」

潘亞薩夫人說：「自從他沒有回來，又經過詳細搜查以後，證明他不能照……預定的計劃達到他的目的地，想必是他還沒有走到有火車的地方以前，就遭了不幸，並且很快的滅了各種痕跡。」

有許多人與派克夫人持同一見解，以為孫大信完成了西藏之行，並在那裏成了殉道者。

但也有千萬的人相信，孫大信與那基督徒隱士同隱在Kailas群山中。

孫大信一生，得救、傳道、失蹤，都充滿了神秘，也像





一個謎。但有一點可以確定他遇見了主耶穌——或肉眼或靈眼；也始終對主忠心。（陳瑞伯）

第七篇 章力生——士大夫的使者

一、早歲幻想

一個自幼便對基督徒深閉固拒，後來更著文反教、譏嘲信徒、詆毀教會……這樣的人，也竟能蒙恩得救，信服聖道，甚且著書講學，日以傳道為務，實在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這人便是本文所要敘述的章力生（原名「章淵若」）。

他在1904年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小鎮楊墅園，生長在一個對異教有強烈信仰的家庭裏。他的父親章伯銘篤信儒釋道三教，為了專心修道，40歲以後，即告退休。他的母親則為一虔誠佛教信徒，雖家務繁重，并日操勞，日不暇給，仍然常在煮飯縫紉之時，命力生口授佛經。她也時為力生講述她在佛寺所見的異象，使幼年的力生傾心渴慕。因為自小便從父母那裏耳濡目染，以後當然慕僧慕佛，希聖希賢了。

力生在三、四歲最初學語之時，據其祖母說，便常常宣稱要做「好人」。他在10歲以前，便已了悟人生的短促，要想解決死亡問題。為這緣故，他在小學的時期，便不大喜歡玩耍。當他在校園與群兒嬉戲時，每會忽然警覺，獨自回到教室，發奮讀書。照他當時的想法，以為只要讀書成名，便能留芳百世，名垂千古，浩氣長存，精神不死，補救人生短促虛空的遺憾。這種幻夢雖然幼稚可笑，可是世界學者，不論東西，無間古今，也都沉醉於此種幼稚的「精神不死」幻





夢裏，且更以此教道世人呢！

力生11歲時，投考縣立高小，國文試題，為「試述入學志願」；他便大發宏願，說要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從大學到留學，要到世界著名學府，進求深造。當時家境清寒，固絕無此種資力可供他留學，即應考時所需的一件夏布長衫，還是向友人借的呢。這確是一個奇離的幻想了。

小學畢業後投考中學，鄉間父老，左右鄰居，都冷嘲熱諷，甚且百般阻撓，說即使學業有成，倘無親友提攜，一個鄉下寒士，亦終難展其宏圖。可是結果力生還是貫徹他的主張。

在中學時代，他曾被同學呼為「聖人」，此後他也便自命不死，自克自勵，並且寫了各種標語，如「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去人慾，存天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等，懸於書齋客廳。雖日用以自勉，實亦藉以炫人。因此便養成一種非常孤傲自負的脾氣。他口裏雖說「聞善則拜」；但事實上絕對經不得批評。偶爾受了父母的責備，便氣憤填胸，怒形於色。平時對兄弟家人，則尤常盛氣呵斥，不假詞色。（信靠主以後，雖大陸不能通訊，他仍冒險連寄兩書，首先向家人認罪，並見證福音）。

他在大學時代，即開始寫稿，在報紙上評論時政，鼓吹革命，並著手「著書立說」。後來震動全國的土改問題，他在青年時期，都已深感興趣，曾寫了《中國土地問題》一書。這是他的處女作，其後國內學者，所列有關中國土地問題之文獻，竟謂此書是中國土改最早發表的作品。那時，中





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中「平均地權」乃為民生主義基本原則之一）尙未正式刊行。當時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曾任中央宣傳部長，後赴平），還寫信鼓勵他，說黨內外確尙無人寫過此書，正應時代需要。自是以後，他即好寫作，綜計信靠主以前，曾出專書十餘種，並撰政論百萬言。以後更負笈遠遊，在中國的名城上海，首都北京（時首都北平）受到高等教育。

二、壯年事工

力生既自幼開始寫作，故21歲，即任大學教職；23歲時，美國麻省某大學聘他任講席；但他渴慕歐洲文化學術，故決作歐陸之行，辭未赴任。到歐後，比國魯汶（Louvain），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劍橋等處，作專門研究，並在德瑞諸邦，週遊考察。26歲由歐返國，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教授；27歲，轉任國立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時承中國革命以後，青年思想，動盪不定，處理校政，倍感棘手；後又遭「一二八」淞滬之變，全校被燬於日本砲火。旋即在滬轉任東吳、法政、暨南各大學教職。抗戰勝利後，他以無錫榮氏的資助，在故鄉太湖之濱，創辦江南大學。當時志在讀書湖山，著書終老，原無意任大學行政工作；可是終被推任校長之職。於是聘吳稚暉為董事長，考試院戴院長季陶副之；唐君毅為教務長；錢穆為文學院院長；前南洋大學（交通大學以前身）教務長兼電機學院院長顧維精為理工學院院長；前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韓雁門為農學院院長；牟宗三等為教授。那時是一強烈的人文主義者，有復興中國文化之宏願，特在就任講演中強調此義，列為文





學院重大使命之一。中央政府對此種旨趣，深表贊同，故教育部特准立案。當時中央某要員對他說，他憑前任教育部長的地位，想辦大學竟未蒙立案，只准辦一學院。咸謂江大立案，乃開中國教育史上之先例。教育部長朱家驊，且親臨學校參觀，同遊太湖，甚讚湖山之勝，歎為中國大學中風景最美之校園。不料大局突轉，他應召入京；多年心血，竟付東流！

國難時期，力生醉心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為求「學以致用」，故於執教研究之餘，復從事實際政治。初在滬市，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繼赴廣州，任粵省政府設計會主任委員，提倡「農村復興運動」，冀與梁漱溟南北呼應。書生從政，不洽輿情；益以年少氣盛，急切從事，幾蹈王安石之覆轍。粵省淪陷，供職中央，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等職。旋復因中央海外部吳部長鐵城向國防會借調，以該部客卿身份，隨其訪問南洋。時以日本「南進」政策，正在積極發動，南遊歸來後，怵目驚心，特撰報告，呈獻當局；從此遂致力於南洋問題，海疆問題之研究，以謀對策；並組織南洋華僑協會，被選為秘書長。後又撰「南遊懷古錄」（中南關係史）上溯秦漢，就2000年來，中南文化政治的關係，以及華僑華路藍縷（華路：駕著柴車；藍縷：穿著破衣服），艱苦創業之精神，及其開發南洋之貢獻，作精詳之考證與剖視，計分7篇，有十餘萬言，由爪哇天聲日報發表。

勝利復員，在渝時熊式輝請他赴東北，共謀匡復，後又派哈爾濱市長楊綽庵南下敦促，他均加婉辭。旋中央又命他赴東北綜管九省教育行政，台灣省主席魏道明請他任台灣教育廳長，但他因已決志興學江南，均未應。1948年，國事劇





變，奉召入京，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據力生自述：「回顧既往，自幼及長，為學修業，執教興學，乃至從政報國，著書立說，奮志勉行，困心衡慮；徒具治平之願，空懷報國之志；卻以離棄真神，昧於聖道，虛驕自負，莫補時艱。」這雖是謙虛的話，實亦足發人深省。

三、思想過程

據他自述的見證，他的思想，約可分為如下各時期：

（一）唯物時期（約在1921-1924）——他時年18，肄業上海滬江大學，但因深惡其宗教氣氛，尤不愛上聖經班和崇拜會，以是覺得度日如年，彷彿囚困樊籠，所以只讀一個學期，便悻然脫離。他在滬大時，聽到有同學準備受洗的，便百般勸阻；看到那些受洗禮的人，尤在旁為之嘆惜。這一方面當然是由他家庭傳統的宗教成見，也可能因為該校有若干「社會福音」的成分，致無聖靈感召的大能；另一方面則因當時政治社會的潮流。當年有「反基督教學生大同盟」在滬發表宣言，他受了影響，也把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併為一談，甚且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其實卻未加以冷靜研究，全憑意氣用事。旋竟同情反基督教運動，投文報端，譏嘲詆毀，不一而足。嗣後便盲從唯物主義，嘗創辦「社會科學研究會」，發表宣言，強調唯物。

（二）唯法時期（約在1924-1932）——不久，力生便從「唯物史觀」，轉向「唯法史觀」；深悟革命僅事破壞，建設始能興邦。1927年赴歐，遂專研法政，博訪周諮，以求治平之道。旋即於東吳《大學法學》雜誌，發表「唯法論」，於《三民主義》半月刊，發表「三民主義之法





律觀」；於《東方雜誌》等處發表「近時世界憲法之新趨勢」，「現代世界政治的總觀察與總批評」和其他有關制憲立法的論文與時評。繼又編撰：（1）《現代法制概論》、（2）《現代憲政論》、（3）《章力生政法論文集》、（4）《法學新思潮》、（5）《憲政之道》、（6）《現代立法原理》……諸書，於商務、中華，各書局發行。當時他滿心幻想，渴望我國能取法乎上，迎頭追趕，躋於現代國家之林，臻於富強康樂之境。

（三）唯德時期（約在1932-1937年）——自「九一八」東北事變，繼以「一二八」淞滬之役，舉國憤慨，群嚷「抗日」。其時他任國立勞動大學院長，以全國罷課，感情用事；獨排眾議，主張復課；垂涕演講，號召學生，並揮淚撰「救亡誓言」一文，刊諸各報。當時他目擊民情虛驕，民德墮落，深感治國必先修身，修身貴在明德；徒法不足自行，「修齊」始可「治平」；遂又從事孔孟之道與宋明理學之研究。又復奔走呼號，宣傳「自力主義」，及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並師承普法戰後德儒腓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之道，強調「知識鬥爭」「道德鬥爭」諸義。他曾本腓氏《告德意志國民書》，草《自力主義——民族復興之基本原理》，及《中國民族之改造與自救》諸書（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他除應各大學之聘，前往公開講演外，復在文化宗教機構，登臺「說教」。上海青年會，曾請繼續領會10日，每日聽眾，數逾千人，儼如奮興佈道大會；若干學校，且以其言作為「校訓」。時賢如吳稚暉、蔡元培、黃炎培等，均貽書讚譽。蔡氏且公開介紹，認為青年良箴，國民寶訓。當時日本，雖為





國敵，且亦有報紙派員訪問，並譯刊其稿。

（四）唯道時期（約在1938-1941年）——他的《自力主義》雖博得一部份人讚賞，實際上卻並不能糾正時弊；他的驕氣，復惹時人之反感與嫉忌。35歲以後，遂一度「韜光養晦」。其父章伯銘，那時靜坐養氣，修心煉丹，常常魂遊象外，為他述說此中樂趣，勸他辭卸世務，擺脫仕途，隨其修道。然而黃老之術，外柔內剛，以退為進，力生表面的謙抑無為，不能掩蓋其內心的虛驕。當時其友財政部長俞鴻鈞，曾對他再進忠告，說：「你從前的傲氣傲骨，雖或為人諒，尚能博人同情；但現在矯揉造作，恐為親者所痛，仇者所鄙啊。」至友諍言，深深令他感悟。

（五）唯釋時期（約在1941-1950年）——上面說過，他於童年時期，即已與母同讀佛經。1941年，她在原籍逝世，他在陪都，得父家書，詳述她去世的「奇蹟」、「異象」，略稱，她逝世之日，一個約4歲的姪兒，特於清晨赴她床前，忽見有盛大行列來迎接她，她便含笑登轎，安然逝世。因此特囑他不應為母喪哀，而應為其「往升西天」慶。這便加強他對佛教之信心，認為不僅為個人解脫之無上妙道，而且還是挽救人類浩劫之唯一希望。抗戰以後，虔心修持，求師問道，與戴季陶院長等過從甚密。戴氏對他且有相見恨晚之感。（力生曩在中樞時，澹泊自期，不好酬應。雖常於會場中見戴，但從無往還。從中央準備還政於民，需發布「訓政報告書」，大會推舉王寵惠、戴季陶、陳佈雷起草，卻由力生執筆，戴讀之，甚為讚賞，對其左右曰，此人服務中樞，何竟從未見面？因託考試院秘書長許崇灝先生，首席參事陳天錫先生轉達其意，以後即時多過從）。他旋即





受邪靈試探，謂是羅漢轉世，肉身仍在泰山；再前身則為宋儒六一居士歐陽修云云。「謬妄之靈」，其誘術亦殊可畏，怪不得力生竟被迷惑了。

四、奉召宣道

1949年，他應印度著名大學之聘，前往作專題講演，題為「亞洲之命運」（當時曾將講稿大綱分示錢穆及唐君毅）。滿擬在印進求深造，立願「弘法利生」，準備從事東方文化宗教復興運動。哪知就在這靈性危機，千鈞一髮之際，神便關了他赴印之門！從此他蒙神大恩，轉迷成悟，脫離黑暗的權勢，遷入祂愛子的國裏（西一31）。

在他赴印講學，立願弘法之緊要關頭，神改變了他的計劃，於1950年把他帶領到爪哇，並在三寶壟為他預備一個住所，恰好在一所正建築中的教堂旁邊。一天晚上，他照例帶領3個最小的兒女在門前的路上作晚飯後的散步，聽到教堂裏面有悠揚的樂聲。此時聖靈開始動了善工，彷彿有3位小天使在帶領他到教堂去。教堂裏面便有一人迎著出來，很和藹地招待他，為他解釋他們正在練習聖樂，準備下週舉行獻堂典禮，並且誠懇地邀請他屆時前來參加。他認為獻堂典禮和崇拜聚會，略有不同，而該堂同時又分請社會賢達，政府代表，前往觀禮，看來是一種榮寵，便欣然允諾。後來他才知道這正是神的智慧：神深知他的心理和毛病，不肯赴崇拜聚會；所以特別把他安排在一所尚在建築中的教堂，而不是一所尋常的教堂之旁，利用這個獻堂典禮，領他前往聽道，使他就範。

在唱詩、講道，特別在祈禱之時，聖靈再動善工，使他





真切體驗到神的同在；神又運行祂的大能，把他心中「堅固的營壘，和各樣攔阻認識神的那些自高的事，一概攻破。」（林後十一4-5）

力生此時想起出國以前，鈕永健院長曾在廣州、臺北，到他旅寓，親作見證，在粵並曾邀他參加他的家庭禮拜。他當時卻毫無興趣，而對鈕院長和戴院長宗教信仰之不同，尤感不解。他心中暗想，鈕公既與戴公朝夕共事，便不應該有此偏差。當他離台以前，惕老過訪，臨別贈言，強調基督教乃為「至上之道」，請他出國以後，悉心考察研究。當時他表面上，雖「唯唯諾諾」；骨子裏，卻「格格不入」。但到了神的時間，惕老所下福音的種子，卻在他心中，開始生根發芽了。

從此以後，他不但改變了敵對藐視基督聖道的心理和成見，並且深感上面還有一股力量在引導他，使他欲罷不能，要往教堂去聚會崇拜。如有奮興佈道大會，甚至不遠千里，長途跋涉，前往參加。有些聖歌，如：「世上萬事，盡都虛空……」，「昔在今在，以後永在，耶穌不改變……」，「有一地……雖遙遠，我因信，可望見……」都特別感動他的心靈；使他超凡出俗，給他永遠的安慰，與榮耀的盼望。

自1951年起，他因「愛慕那純潔的靈奶」，便手不釋卷，每日靈修讀經，同年9月，乃決受洗信靠主，生命就起了奇妙的改變。他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都起了劇烈的變化。他不但常讀聖經，甚至以往認為淺薄無味的福音小冊單張，亦每因受聖靈感動，讀後潸然淚下。尤其更深夜靜，在神前俯伏祈禱，展誦聖言之時，仰望十字寶架，伏念天父無邊的慈愛，主耶穌基督為他贖罪流血之救恩，又復想到這個罪惡





世界，千千萬萬失喪的靈魂，以及許多尚未信靠主的親友，深感「人溺己溺」，更淚下如雨。以後十餘年來，聖靈一直這樣感動他，使他「不以福音為恥」，傳道救靈的心志，日久而彌堅。於此，他想起以前讀經的兩種經歷：（1）在滬大時，初次讀經，即使他厭惡，從而離校反教。（2）抗戰時期，在渝和友好發起創辦「比較宗教研究會」，為求對各教「一視同仁」，他再讀經；但味同嚼蠟。現在就不同了，讀經常使他感極流淚，而且晝夜渴慕，愛不釋手。這先後的對比，何等強烈。

次年夏季，王載牧師夫婦去訪問他，暢談教義。他對於「得救重生」問題，特表關切。他們對他通道之篤，甚為感動。不久他即得王師母的信，說她因受神的諭示，認為十分緊急，原來想打電報，要請他出任其在瑪琅主辦的基督教學校的校牧，負責主日講道。當時他以為事屬奇突，堅決推辭。他們卻一再敦勸，懇切表示，謂在祈禱中清楚奉神曉諭。此乃為神的呼召，即欲推辭，亦不可能，但他仍決意辭謝，效法約拿，逃避呼召。但神用各種安排，一連發生幾件奇妙的事，使他非往東爪哇去不可。同時中央政府的其友出任部長重任，並兼長僑務委員會，深感責任繁重，難於兼顧，特吩咐他的學生（該會主任秘書）說，「你寫信給你的老師，問他能否回國協助我分掌僑政」。但神先發制人，他尚不及寫回信，行政院突然改組，其友辭去兼職，根本打消了他回台之計。他雖百般掙紮，最後神的智慧，卻使他完全折服，便「糞土萬事」，決意放棄以往一切的事業計劃，甘願獻身，以事主為樂。不久東南亞聖道大學自萬隆遷至瑪琅，又承計志文牧師之聘，兼任該校教職。1955年美國南





浸信會三寶壟神學院相繼開辦，復請他主講「比較宗教」。以該校學生為僑生和印尼籍民，故需用英文講義。這也是神奇妙的安排和計劃，使他多年荒棄的英語，得到復習的機會，以便次年赴美講學。該院庫薩院長（Dr. Buford L. Nichols）就是他往年反對的滬江大學校董，現竟和其同工，且於開辦之始，伴其察勘校址，尤非他夢想所及。其時他所兼各校職務，都不受正式薪金，「因為白白得來，也要白白捨去」（太十8），亦所以表示他感恩奉獻之忱。但神仍「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裏，使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四9）

神在1956年帶領他到美國高頓大學神學院（Gordon Divinity School），一面研究神學，一面兼任講席。這是出於內地會戴禮文教士（David Bentley-Taylor）的建議。戴教士是他在聖大的同事，他們時為此事祈禱長談。據戴氏在華多年傳道的觀感，認為今後中國教會，需多作教義闡揚的工作，始能使根基鞏固。他得著神的啓示，常常對他講，神對他的特殊呼召，乃是要他作神學的研究，以備對士大夫作見證。事實上當他最初被神呼召擔任校牧之時，神早為他打開高頓之門，因為該校有一位教員，乃從高頓而來，只是他當時尚未體會到神的旨意，更沒有堅決的心志，要在50歲以後，「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低首下心，研究神學。而且受了世俗觀念的支配，以為「60歲學打拳」，乃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所以一再與神角力，在未到高頓之先，曾經相當長期的試誘。

初則，美國一個著名基督教大學，聘他前往講學，他便欣然應聘，但卒因非神的旨意，欲行又阻。次則，美國南部





某華人教會要聘他任牧師，但神特用超凡奇妙的方式，使他知道這是絕大的錯誤。當時他每月有三個多星期在瑪琅，章師母在三寶壟，對於進行之事，本甚隔閡，但她卻親自聽到神的聲音，對她詳敘該堂執事會和牧師聘任委員會歷次會議的經過，以及彼方對力生一致贊同熱烈歡迎的情緒。但神最後卻作了一個不合人的邏輯的結論，說：「但是，……」。次日他自瑪琅返家，章師母述說此事，連他亦不知其詳，次月得到該堂報告，果真和神啓示，完全相符。由於這次奇妙的經歷，他遂清楚體會到神呼召他的旨意和計劃，便心悅誠服，遵從神的引導，作赴高頓之計。但接著又來一個試探，有一個基督教大學，再三請他擔任校長，他們認為他既做過大學校長，現在又信靠基督，如此獻身事主，是屬理所當然。但他因深知神的旨意，乃是要他研究神學，故堅決推辭。他經過了3次試探，由於神的幫助，非常迅速順利的在不到兩個月之間，舉家赴美，終於1956年3月抵達了高頓校園。這也是一個神蹟，因為戰後旅行困難，莫說護照簽證，即使一張船票，也需在幾個月前預定，而舉家出國，更非易舉。高頓大學，是在一個僻靜的郊區，離波斯頓20餘哩，憑大西洋之濱，校園廣及千畝，不僅為讀書的勝地，尤為他的「亞拉伯曠野」。他從此脫離了數十年風塵僕僕的生活，卸除了一切勞苦的重擔，在蒼松茂林，幽靜屬靈的環境中，潛心研究，親承主的教誨。

經過了3年「亞拉伯曠野」嚴格的訓練，他不但克服文字和記憶力各種困難，於1959年得著神學的學位，而且得到最高的榮譽（Summa Cum Laude），被選為Phi Alpha Chi（意指「愛護基督真理者」）的會員。1960年春，經美國





浸信會撒冷（Salem）區會，兩次會議，經過考試，一致通過，行接手聖禮，封他為牧師。

他現在夙夜匪懈的從事寫作。綜計分（一）「聖道精義」；（二）「證道叢書」；（三）福音叢書，三大類，約共30冊。茲將其已經出版，並待出版者，列舉於後：

- 1 《原道》——國際學生會（I.S.I）華府，1960年。
- 2 《世界名人宗教觀》——香港，證道出版社，1961年。
- 3 《人文主義批判》——香港，宣道書局，1963年。
- 4 《信心的試練》——香港，晨星書屋，1964年。
- 5 《基督論》（聖道精義）同上，1964年。
- 6 《聖道通詮》（聖道精義）——同上，1964年。
- 7 《救世之道》（證道叢書）——晨星書屋，1967年。
- 8 《聖道起信論》（證道叢書）——待印。
- 9 《聖道辯》——致中國士大夫書（證道叢書）——待刊。
- 10 《靈宮碎金》——待刊。
- 11 《生命之道》——待刊。
- 12 《聖道通義》——撰述中。
- 13 《論宗教》——撰述中。
- 14 The Fallacy of Pantheism and The Personality of God, Gordon Divinity School, U.S.A. 1956.
- 15 The Challege of the Cults（合著）Zondervan, Michigan, U.S.A. 1961.
- 16 The Spiritual of the West, Presby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Philadelphia, U.S.A. 1967。（劉翼凌）





第八篇 蔡蘇娟——暗室之後

一、生在顯宦之家

在南京城內，江蘇省巡撫衙門裏，署理巡撫蔡（興華）大人的正夫人，誕下了第7位小姐，就是本文的主人，蔡蘇娟小姐。她是弟兄姊妹中的第18位，她的父親也嫌太多了，所以她的乳名就叫「太多」。

她的生日是中國農曆2月12日，花朝——百花的生日；神賦予她的生命，要叫她在靈界開出燦爛的花。

富貴之家，人口眾多，在物質享受方面是優裕的，但在人性方面，卻有不少的爭競、嫉妒、怨毒存在。七小姐少年曾割臂療親——中國傳統的愚孝，也受到父母的鍾愛，她卻是悲觀的，常常茹素，誦念佛經，幾乎進尼姑庵去修行。

她要解決她內心的不安，辦法是離開家庭，並進一間外國教會辦的學校去學英文和鋼琴。她當時的心意是：

「我不要他們的基督教，但是我要做個知識份子，不願做個糊塗人。」

她家為了怕她因鬱悶生病，准她進李曼先生（Charles Leaman）在南京辦的明德女子中學，李曼小姐（Miss Mary Leaman）生在中國，愛中國，後來加上China在名字內）親切地接待她。她雖然想作一個住讀生，但學校和家庭都怕她嬌生慣養，不能和貧窮的女孩子一同生活。蔡夫人特為她備了一架人力車，作走讀的代步——已經比傳統的轎子簡便多了。

某次回家途中，一位外國女子向她和藹地微笑，給她很深刻的印象。以後，她查出是德愛倫（Miss Ellen





Dresser)。

二、接受「世界的光」

蔡玲芳——蘇娟小姐的學名，又轉到蘇州一間貴族化的女子學校。她對英文和鋼琴很用功，但基督教和其有關的一切總是拒於心門以外。禮拜，不是推頭痛逃避，就是帶小說去看，不獨討厭聽道，還公開的反對。

一位美國佈道家，用英文在禮拜堂傳道，神藉著她喜歡英文來吸引她歸主。在那短短的時間，她放下心門的門靜聽。題目是「耶穌——是世界的光」。他說：「若是一塊木頭放在黑暗的地方，所有的毒蟲都願意躲藏在它底下。假如我們把木頭翻開，光一照，那些毒蟲都跑了，因為牠們愛黑暗，恨惡光明。我們人類的心也是這樣，若是我們沒有耶穌——這世界的光，在我們心裏也是黑暗的，就有各種罪惡的思想充滿在裏面，當我們一接受了祂，祂就進入我們的心裏，成了我們的光，一切的惡念，因為受了祂的光照，立刻都趕了出去。」

她從小最怕蟲，這個比喻深入內心。一天她們在玩木槌球，她發現一塊很光滑的石頭在草上，她馬上想起那光的比喻，就用玩球的木槌撬起那塊石頭，當光照到石頭底下，立刻看見一條大蜥蜴，一條蜈蚣，和許多小蟲，東奔西跑的逃走，因為有光照著牠們。忽然有個聲音在她心裏說：「妳正像這塊石頭，外面光滑美麗，可是裏面卻是充滿了罪惡！」

她現在看出她以前遵守中國傳統的慈愛、正直、誠實、道德，不過都是假道學，是外表的。在她的內心，實在是個罪人。因此，她馬上放下木槌，急忙回到寢室，立刻跪在





牀前禱告說：「主啊！饒恕我的罪，並且使我明白祢的旨意。」說完，急急地站起來，心不住地跳，臉也脹紅了，結果她找到了平安；罪的重擔，悲觀與不信的惡心都離開她了。從那時起她就愛讀聖經，因為她從經裏找到了安慰。

三、見證與逼迫

蔡小姐把她怎樣找到平安，怎樣得著基督的見證告訴同學吳小姐，她立刻受了感動，也接受耶穌做她的救主。吳小姐的未婚夫的妹妹，也和她們同學，寫信告訴她哥哥。吳家也聽到消息，雙方家庭都非常震怒。有天，吳小姐的一個親戚來接她回家，上船後，他拿出一把剪刀和一根繩子給她，說：「妳信基督教，羞辱了妳的家，……不要妳再做他們的女兒，妳若不放棄妳的基督教，妳現在就可以揀選任何一個辦法，就是用這繩子自己吊頸，或是用這把剪刀自殺，或是跳河了妳一生吧！」

吳小姐的回答是：「我不能捨棄耶穌，……我已屬於祂，你們可以取去我的命，但是卻不能傷害我的靈魂。」這個親戚因為她意志十分堅決，就沒有迫她自殺。

蔡小姐信主後，雖然有軟弱，在超度亡父法事的儀式中當孝女，自覺矛盾，這是屬靈失敗的陰翳，曾壓了她心上好久。直等到她明白了：「我若承認我的罪，耶穌是信實的，是公義的，要赦免我的罪，洗去一切的不義。」她也決心不再和一切屬世——屬魔鬼的妥協。

她不久受水禮加入教會，卻沒有勇氣告訴她的母親。寫信給嫂嫂將信主經過婉轉報告。她母親寫信叫她馬上回家。她見到母親和她的六哥，他慘然的說：





「妳羞辱了全家！叫妳去受教育——不是叫妳去吃洋教！」他們把她手裏的聖經和讚美詩搶過來，拆開，一張一張的丟在她的臉上。她驚奇她家裏的人，有這種野蠻的舉動；因為他們素來客氣有禮的。她當時一聲不響，安靜地仰望神。她忽然看到一個異象，基督在十字架上，頭戴荊棘冠冕，手上釘著釘子。所以他們的無禮和辱罵，她能忍受，一直默不出聲。

她的家人覺得沒有辦法動搖她的信心，像看管犯人一樣留她在家裏。用許多方法譏諷她，她謝飯，就有人說：「妳若頭痛，最好離開桌子」。她在牀邊禱告，姊妹看見就說：「她病了，我們去請醫生吧！」婢僕們看見她，嘴裏唧唧咕咕，小孩子躲避她。她不爭辯，只一心祈求神，給她智慧和憐憫。

她的八哥讀狄更斯的雙城記，喜歡這故事，對她說：「讓我們一塊兒譯成中文吧？」有一天他說：「告訴我甚麼是基督教，妳為甚麼做基督徒？」她把光照在石頭底下蟲的故事，和她怎樣知罪、認罪、如何信耶穌，求神赦免，如何得到平安喜樂的理由全告訴了他。他回答說：

「那是寶貴的經歷。我覺得我們這樣惡意的待妳，但妳好像比以前更加喜樂，我想我也願意信主。」

她母親為這事哭了7日7夜。以後對她說：「七女！我要將嫁妳出去，這裏有許多美麗衣服，和各種首飾，都是為妳預備的嫁粧。」

她回答說：「啊！母親，耶穌愛我，在世上沒有甚麼可以同祂的愛相比，我不願意嫁出去。」

母親在無可奈何中對她說：「七女！我不願意留妳在家





裏，讓妳去迷惑妳的兄弟信妳的基督教，妳還是回到蘇州去讀妳的書吧。」

四、聖靈的果子

她畢業了，有很多好的職位等著她。但蔡小姐覺得最重要的事，是回到南京帶領她全家的人到救主施恩寶座前。就婉謝了一切的邀請。

回南京首先訪問李曼女士，她問，「妳願我在福音工作上協助妳麼？」李女士起初驚奇，卻高興地接納了，並且同意在她那裏工作，在家裏住。

母親起初冷酷地拒絕信耶穌，說：「除非我死了，放進棺材，釘上了蓋子以後，我才會信妳的耶穌！」但她母親喜愛聽音樂，一天她聽見蔡小姐唱「祂領我」，她聽得入神的說，「多麼美麗的音調！再為我唱幾遍」。她立即唱了幾遍，又教她母親唱。母親喜歡聽故事，又不識字，蔡小姐把聖經裏的事實講給她聽。沒說那是聖經裏的故事。

母親吸鴉片煙成癮，成了她接受基督的攔阻。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國法不准吸鴉片煙。她母親怕犯法，想戒煙。蔡小姐勸她到南京基督教婦女醫院去。戒煙是極痛苦的事，她和李曼女士每晚為她母親禱告。一天她告訴蔡小姐說：「若是妳的耶穌能使我戒掉這個嗜好，我就相信祂」。她回答說：「不要說『若是妳的耶穌能』，只要相信祂能！」

當晚她母親見到一個異象，就是耶穌站在她面前，將祂榮耀之光遮蔽著她。此後很和緩地把煙戒掉了。回家時已經成為新人，真是充滿了喜樂。首先到家廟中把偶像一個一個





扔掉，把一個拜了100年的鍍金觀音送給李曼女士，用以見證蔡家的偶像都摔碎了。以後是哥哥姊姊們也信主了。

一個受制魔鬼瘋了的表妹，力能扭斷鎖鍊。見著蔡小姐，再三喊著：「七姐的耶穌救我！」蔡小姐奉主耶穌的名，命令邪魔離開她表妹。她立刻仆倒，邪魔就離開了。以後這表妹進了德茜小姐（Miss Dresser）的聖經學校。

每年暑假，蔡小姐請七間女子學校的學生同渡暑假。在國立女子師範教課，下課休息時對學生傳講基督的福音。內中有72個學生接受了耶穌。南京有報紙說：

「國立女子師範請一位音樂教員，結果是一個基督教宣傳者，她教這些女學生大聲哭喊：『神啊！神啊！』使她們做基督徒。學生的家長都起來反對了。」

蔡小姐的反應：「沒有關係，為主耶穌的名受侮辱，實在是極大的榮耀！」

因為有學生的母親們，用要吞服鴉片丸自殺，來恐嚇她，不讓她接近她們的女兒。但蔡小姐站穩基督徒的立場。

校方從天津聘來擔任教務長的卜小姐，自命「全世界都可能轉向基督教（拍著胸），惟有我永不會信！」且存心嚴厲對待基督教學生。並把女孩子們藏在床褥下面的聖經找出了37本，用稻草生火在院子裏燒。並禁止學生去蔡小姐家裏，但聖靈動了善工，她也信了主，為了守主日，自動辭去主日也要做事的教務長職務。以後卜小姐參加教會工作，並無工資，成為神能幹而忠心的工人。

五、信心的腳蹤

司狄威米頓（Mr. Milton Stewart）奉獻的福音專款，





請了許多著名的傳道人來中國，在許多大城市領會。蔡小姐擔任他們的翻譯。她自己也向非基督徒講道，北方的北戴河，江西的牯嶺的基督徒領袖的聚會中她也在開會時說話。也向國立學校、教會學校的教員和學生講道，也向醫院的醫生護士講。也在各教會的禮拜堂向群眾講道。她在中國本部十八省，走了11省。

她也深入過鄉村，乘過搖櫓的小船，坐過獨輪的羊角車。與村鎮的小商家，鄉間的農民談過道。

有一次，一個中年農婦，熱切地歡迎她們，說：「神真的打發妳們來。我的水牛病了，我想牠會死，妳們能進來為牠禱告嗎？」蔡小姐她們沒有笑她提這樣的要求，因為知道水牛是農家主要的動力和重要的財產。她們為水牛禱告，結果水牛的病好了。

有時，人們見她們來了，就猛力關上大門。她們就掛起大詩歌，彈起六弦琴，開始唱詩，一而再的唱，圍攏來的群眾有些也會跟著唱了，她們把詩歌的意思解釋給聽眾。再唱。唱完由蔡小姐站起來傳信息，用合乎聽眾經歷的話語講，使他們明白而接受，神使得救的人數加增。

1921年李曼女士回美國度假，蔡小姐與她同行。在舊金山蔡小姐獲一個很深的印象——美國佛教廟。它的佈置很像基督徒的禮拜堂，壇上供有貼金的菩薩，用中國女人繡金的裙子當簾子，一個尼姑在壇邊敲鐘擊磬，一個剃光頭的白人穿著褐黃色的袈裟，對聽眾講，耶穌十二歲的時候，不是到聖殿，乃是到佛教廟受佛學教訓。講完收捐，唱佛教禱告歌，音調和基督教讚美詩一樣，結束時，和尚奉菩薩的名向聽眾祝福。——模仿基督教來拜木偶。





拜菩薩的人中有一高一矮兩女子，蔡小姐在路上截住她們，向她們見證自己在中國原是拜菩薩的，但永找不到平安，要找平安的路，唯有是經過主耶穌基督。那高的女子說，她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親戚，更正教第一位來中國的傳道人，聖經的最早譯為中文者），她曾去過當地所有的教堂，但是她的心，從來沒有找到平安！蔡小姐要告訴她的地址，請她來談，卻被那個矮的女子阻止了。

蔡小姐應邀對底特律的長老會大會演講，在芝加哥對慕迪聖經學院的學生演講。在紐約對新新監獄的犯人講道，許多人都表明真正信耶穌，散會以後，那些人站成一排，一一和蔡小姐握手，有的眼淚滴在她的手上。好些人說：「我要與妳在天堂相會！」

蔡小姐在美國許多地方對小孩子講道，她給每個小孩子一枚有孔的中國銅錢，叫他們把這銅錢綁在拉窗簾的繩子上，記得每晚放下簾子時候，就是中國的早晨，請為中國人代禱。十幾年以後，中日戰爭發生了，以前那些接受中國銅錢的孩子都成人了，曾寫信給報紙，建議美國所有的孩子，記得每晚放下窗簾的時候，請為中國代禱。

六、暗室之後

1931年在南京，蔡小姐正在幫助李曼女士將全部聖經加上注音符號。一個早晨，她醒來的時候，感覺房子忽然圍著她旋轉，光好像刀戳她的眼睛，身體僵硬得像死屍的冷慄，她不能說話，僅能發出呻吟的聲音，手也不能動。李曼女士如僕役們小心照顧她，在牆的四圍掛上深色的簾子，使光不能透進來，又用黑帶遮著她的眼睛。有17天不能吃，不





能動，8個月不能說話，一年半不能睜開眼睛。

她躺在床上，一有痛，便難過得要死。她看見一個異象，一頂美麗的冠冕向上升，聽到悅耳的歌聲，她對自己說，「那是歡迎啊！」她卻聽到一個聲音說，「不是歡迎，是預習而已」。她醒來聽到李曼女士在床邊的禱告和嗚咽之聲。病才開始回復。

第二天鄧尼司醫生（Dr. Daniels）的通知，說：「我們診斷這個病症，是玉蜀黍症和腳氣病，無藥可醫，只有勉強她吃點東西。」——經過16年長久痛以後，才查出是惡性瘡疾在她的骨髓裏。她雖然在暗室裏的病床上，但她覺得神的愛，神的光沒有離棄她。

一個18歲的小婦人，常被她的丈夫毒打的逃走出來，要找一個不出門，不會為她丈夫找到的地方工作，被人領來為蔡小姐作伴。她是一位天生的護士，休息時，很快的學會讀，寫注音符號，在本子上記了許多護士記錄。她能憑著蔡小姐呻吟的聲音，辨別她所需要的。年復一年的看護病人，從來不表示怨言或訴苦。

暗室是老鼠最喜歡的地方，病人受到騷擾。一天，晨光未露，蔡小姐聽到小鈴叮噹的聲音，女僕發現一隻白波斯貓，頸上繫有小鈴，她們不能留下別人的愛物，李曼女士把一張淺紅色的福音單張繫在貓頸上，再打發牠走，過一會牠又回來，只是單張不見了。李曼女士再另外繫上一張，又打發牠走。這樣，貓——傳道者，送了許多單張給許多人。不久，牠不再離開她們，老鼠也很快不見了。

蔡小姐的住房窗外一碼處，原有一株小桃樹和一棵桑樹，夏天太陽從空院子裏反射，房子裏特別亮。她病後，朋





友送來三棵樹，種在離院子幾碼外，沒有多久，院子裏又長出三十棵樹——自然長起來的，位置的妥當，比人刻意安排的還好，又長得很快，三年之間，枝葉形成一柄大傘，濃蔭滿院。

蔡家的老門公，從前蔡小姐請他信耶穌，他從來不回答。當他聽醫生說她活不過三天，他跑去看牧師說：「我要和七小姐同去，我要懺悔我的罪，同她一道去。」在蔡小姐幾乎到了盡頭的時候，老門公歸主了。

蔡小姐能夠對同情她病苦的朋友說：「我不孤單，主是我永遠的伴侶——真正的朋友，我是這暗室之後，祂是我光明之王。」

七、曠野到樂園

中日戰爭開始，蔡小姐和李曼女士逃到上海租界，租住在法租界一個白俄女房東的樓上。這白俄女人吸煙、酗酒、跳舞、賭博都來，穿過的衣服，捲成一團，丟在衣櫥裏不洗不整理。和同居的男友爭吵打架。但受了蔡李兩小姐的薰染，最後接受了主，把腐敗的生活完全改變過來，過勤奮、整潔、讀經的生活，又用禱告幫助她的男友。終於有一天，神聽了她的禱告，他悔改了，並帶她到禮拜堂行婚禮。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她們的物質生活很艱苦，李曼女士還進了日軍的敵僑集中營，過暗無天日的生活，但她們都用感恩的心來承擔，已感動周圍的人認識基督，替她治病的不信神的醫生馬太爾（Dr. Martial）和夫人，兩年後也信了主。他們勸她離開瘴疾氣候的上海到美國去。

主三夜連續對她說：「女兒！妳的忠貞救了妳，到平安





之地去吧！」

1949年1月18日，她們乘威爾遜總統輪離開中國，以後住在賓夕凡尼亞州Lancaster Paradise 的李曼地 Leaman Place。同居的是 Miss China Mary Leaman，她是蔡小姐屬靈的母親；Lucy Leaman是Mary的妹妹，她還有一位堂妹妹。4位中西的病人和老年人，住在這「樂園」（Paradise），也真形成了地上的樂園。從美國各州，世界各地，不斷有人來訪，談道，受她們出自愛心的接待，和屬靈的啓導。「沒有一個人到她們那裏來沒有得到鼓勵。」——一位目睹的中國女長老的話。

有許多軍官在台灣作見證說，他們在美國旅居的時候，訪問過「樂園」，因而認識並接受耶穌為救主。

1935年，蔡小姐口述的見證《暗室之後》（英文），由慕迪出版社出版，到1955年就已五版。在倫敦出版時，一日銷出1300本。並由讀者要求譯為印度、瑞士等文字。因讀這本著作而受益的更難計算。

人若對神忠貞、順服，就能成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作成祂自己的工。（陳瑞伯）

第九篇 巴新——喜樂作工的主僕

一、恨基督教的錫克青年

巴新（Bakht Singh）在印度旁遮省（Punjab）一間教會中學讀書7年，從未注意到基督的事，反對福音，非常憎恨基督徒，住校的5年中，寧願與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同學住在一起，不願與基督徒交往，也不到基督徒的宿舍去看看。





畢業會考合格後，得學校獎給一本美麗的聖經，他把聖經內文全部撕去，只留下美麗的羊皮封面。

巴新對錫克教很敬重，花了不少時間在錫克神廟裏用心學習宗教儀式，也積極參加錫克教的社會服務工作。但他不能說從其中得到甚麼真正的快樂。

二、登山之夢與力爭上游

巴新9歲10歲時常常作一個夢，好像在爬上一個又高又陡的山峯，費力地經過許多艱苦，爬上了高峯。上去了，又被人推下來，跌下時岩石刺傷他的肋骨，非常痛若。夢中大叫起來。末後，發現他自己在柔軟的絲墊上，軟得像沉在裏面——這給他一個屬天的感覺。他得救以後，又有這樣的夢，但有聲音對他說：「這是你的見證」。

巴新有很多的願望，並努力來求到滿足，像爬高峯一樣，達到以後，又感覺失望、空虛，又像從山頂跌下。但他有一天，聖靈和耶穌進入他生命裏的時候，又像躺在絲褥上的快樂一樣。

三、在倫敦學到虛偽的修養

巴新在得了文學士以後，一心想去英國留學。父親新開了棉織廠需要他幫助，終於以向母親保證不改變錫克教的信仰為條件，得以成行。入倫敦工學院後，攻讀機械工程。他雖然發現每月生活只需要80盧比，但仍讓他父親每月供給他300盧比，所以常常造假報銷。

剃去錫克教徒應蓄的長頭髮和鬍子，開始抽煙與飲酒，穿華麗的衣服。7個月的存款在一個月內用光。學會用刀叉





吃飯。又上戲院和舞場。還每天多次說「謝謝你」，「很對不起！」他自己說：「我學了這些……我變得更自私、更驕傲、更貪婪。我對父母和朋友的敬愛都消逝了。他結交各等的朋友，享受多樣的娛樂，也受到所需要的教育，但他仍沒有快樂。他常常問他的英國朋友，「你覺得快樂嗎？」但很少碰見真正得著快樂的人。他以前想，印度能文明起來，就會變成天堂一樣。但他在英國幾年以後，英國的教育和衛生，也不能將邪惡除去，罪惡反而比印度更大。他對於教育與衛生不再信任。他有一個比喻：「一個貧苦的印度人，當他受傷的時候，是找一塊破布貼上去；同樣一個有錢的英國人，要3碼長的白綑帶包紮，但結果還是不能去掉裏面的濃汁和髒東西。」

四、郵船上接受耶穌

1928年8月10日，在赴加拿大旅行的郵船上，有一張佈告，頭等艙的餐廳裏要舉行一個崇拜聚會。他為了要看看那餐廳的華麗堂皇，就去坐在最後面一個位子上。當全體起立唱讚美詩的時候，他也跟著站起來，大家坐下，他也坐下。傳道人講道的時候，他就打瞌睡。以後他們都跪下禱告，只有他一個人仍舊坐在椅子上。他心裏想：「這些人根本不懂宗教的事。他們只會剝削我們的國家，只知道吃吃喝喝。到底我們的宗教算是最好的！」他內心有了國族、學識、宗教的驕傲，就想溜走。但他左右都跪著人，也覺得不應該去打擾他們。也想到應該用禮貌來表示尊敬這地方，就衝破驕傲，他跟著跪下去了。這是巴新第一次參加基督徒的聚會。當巴新跪下去的時候，就覺得在他裏面有一個極大的改變：





他全身都在發抖，覺得有一種神聖的能力進入，將他高舉起來。他心裏充滿了極大的喜樂；不斷地呼叫：「哦！主耶穌！祢的名是可稱頌的，祢的名是可稱頌的。」他又覺得與歐洲人平等了。以前有時他自視高過歐洲人，有時又自覺卑賤。

11月巴新第一次去禮拜堂，但他觀察散會後出來的人的面容，並無喜樂。從那次起，他禮拜天不到禮拜堂，平時沒有人的時候，他卻進去坐坐。

1929年12月，巴新從朋友得到一本袖珍聖經，立刻回房，從馬太福音起，一直讀到次晨3點鐘。神深深地感動了他。當他讀到約翰福音第三章三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他的心就越跳越快。覺得有人站在他身邊，一直對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他過去所犯的罪都一一浮現在眼前，第一次知道自己是
大罪人，內心何等的污穢、敗壞，滿了妒恨。他眼淚滔滔而下，就說：「主啊！赦免我，我真是一個大罪人。」自覺無救無望的時候，有聲音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擊開；這是我的血，為你流出，使罪得赦。」他明白了只有主耶穌的寶血才能洗淨他的罪，才能救他，因此內心充滿了喜樂與平安。

1930年2月22日，他讀完全部聖經，就發見，「凡是對聖經有疑惑的人，就沒有真正的喜樂。」讀第二遍讀到希伯來書第十三章八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最一樣的。」他當時正患鼻加答兒（鼻加答兒：為譯音，意即鼻炎），視力逐漸衰弱，他就祈禱。第二天病就好了，他以後也得著權柄為病人禱告，主也非常希奇的答應他的禱告。





五、蒙召傳道

1932年2月4日巴新在加拿大溫哥華受浸，即到處作蒙恩的見證，他聽到有聲音對他說：「你要別人為主犧牲，自己卻想回國做工程師，享受安逸的生活。」他當時立志把所有的金錢獻出為主用，但主對他說：「我不需要你的金錢，我要你自己」。他就跪下求主接受他，「我願意受祢的差遣到任何地方去，無論是印度、中國、非洲，我願為祢捨去一切……朋友、親人和所有屬我的，我都甘心為祢放棄。」主對他說：「從今以後，你要靠信心生活，你不能向任何人求甚麼東西。」他說：「到底誰要供給我的需要呢？」主說：「這不是你的事」。

1933年4月回到孟買，他的父母來接他，要他把已信耶穌當作秘密，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回答說：「我能不能活著不呼吸呢？基督就是我的生命，我怎能活著沒有祂呢？」父母就離開他回家去了，把他單獨留在孟買。

姊姊不知他是基督徒，邀他到喀拉蚩去，當她見他在禮拜堂禮拜，在街上講道，就認為事情嚴重，請他們的父親來。父親反倒袒護巴新。原來他在聽過巴新的見證以後，在拉賀（Lahore）時，有一個禮拜天，偶然進入一間禮拜堂，忽然看見一個大光，他就大叫起來說：「主啊！祢也作我的救主」。跟著有極大的喜樂進入他的心裏。他父親在離開喀拉蚩以前，吩咐他隨時可以回家。他回家去，信錫克教的親友都來責備他，他緘口不言。他父親說：「你為甚麼不到禮拜堂去作見證呢？」但當地禮拜堂的印度籍牧師不允許，免得引起麻煩。但他仍在新禮拜堂中作見證，堂內擠滿了聽眾。會後，有人質問他：「你花了父親25000盧比到英國留





學，你要作基督徒應當先得他的同意。你看！你父親多麼傷心，你還講這是愛麼？」他父親搶著大聲說：「我相信我的兒子有真正的平安。在你們還沒有問其他問題以前，我要知道，各位有誰能說內心有真實的平安？如果沒有，我不願你們再問這種問題。」那些人一個一個溜走了。

六、試煉

巴新接受主耶穌為救主，立刻就面對的試煉是貧窮。以前他父親每次寄5個月的用度給他，要更多的錢就一封電報，錢就來了。他信主了，他父親遭遇法律上的重大困難，有好幾個月沒有家信，拍電報回去，也無回音。後來甚至他連寄信的錢都沒有。他立意不求人幫助，出去找工作。那時是1929年全美國最不景氣的時候，成千成萬的人失業。他一早出門去尋找工作。所得答覆總是「對不起，這裏沒有工作」。跑了4個月才找到一份廚房工作——將兩桶洋蔥弄成漿糊經過烹調就非常可口了。再與牛油、咖喱粉調成一種醬油。

有一天早上，巴新躺在床上，忽然見牆上掛著一幅印度地圖，中央有一個閃爍放光的十字架。他聽見有聲音對他說：「你若要服事我，就必須在十字架捨棄你的生命」。

距他住地溫尼伯2000哩的多倫多一家公司來信，要給他一種訓練，叫他在製造農業機械的工場裏工作。他卻沒有錢買火車票。他禱告：「主啊！祢若要我到那裏去，就求祢為我預備火車票。」下一主日早晨，主日學聚會後，多倫多的警察總監，法林先生問他，要不要在去多倫多的火車上作兩天警察，就給他一張來回車票。他答應了，靠僅有的幾分





錢，買了一包可哥粉，用洗澡房的熱水沖，沒有糖，就這樣過了10天。冬天來了，他沒有足夠的冬衣，腳上一雙破了底的鞋，在雨雪中行走尤其辛苦，他向神求，在一次和人的約會中，那人給他一雙新靴。

有一次，他寫信給母親，沒有買信紙和郵票的錢，在跪下祈求起身後，摸索口袋，找出一個硬幣，交給一個小孩去買，結果給一個多年前在旁遮省見過這樣硬幣的婦人看到，確定那是金的。他自己卻不認得，也不知道袋裏會有這一個硬幣，但藉此解決了當天的問題。

他和苦力同擠在一張小床上，褥子是滿了小蟲和跳蚤，但他求主使他安睡，就得安睡。這樣有兩月之久。

七、完全奉獻

1932年4月4日午夜二時半，巴新將生命完全獻給主來服事祂。說：「主啊！我雖不知道祢能如何用我，但我願意被祢使用。無論差我往何國、何地，我都願意去。」然後，主對他說：「第一、在旁遮省所有房屋田地的權利，切勿將你的需要向任何人說出或暗示。第二、不要加入任何集會、團體，或宗派。第三、不要定規你自己的計劃。」

神為他開了傳道之門，第一次講道是在一間中學。他非常仔細地預備講稿，達12頁之多，但讀完第3頁，就接讀第9頁，再找不到順序的一頁——太緊張，於是把所有講稿塞進袋裏去，開始作簡短的談話。以後他只求神「將祢的意思和話語賜給我」。但從未曾一次誤事。

許多人都以為巴新是來自印度的著名佈道家，時常請他講道。這樣在溫哥華對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傳講福音。





八、飄泊中服事主

巴新遵主指示，1933年2月6日動身回印度，4月6日到達。父母既不許他回家，他就在孟買開始工作。

他把行李放在一個角落，開始在城裏多處分發福音單張；從天亮分到午夜。「有人對福音發生了興趣，就會對我說：「我們一起到這間餐廳談一談好嗎？」這樣談話以後，那人會請我喝一杯茶，那就是我的早飯、午飯、下午茶和晚餐了。這樣過了七星期之久。」

以後在喀拉蚩，巴新因為信仰與姊姊相左，不能接待他。他在公園中露宿。他用六角錢開始，買了12本福音單行本，賣完以後，再連本帶利買進更多了。遇見有人要知道主耶穌的事，他就引那人到樹下，詳細地解說。

一次，他遇著一個厭世要去自殺的人，他請那人等到明天，領他到公園去讀幾節聖經給他聽，並請他在明天跳海以前再談一次，第二次談話以後，那人就不再存自殺的念頭，想再多知道屬天的喜樂。主就這樣用他得人。

有一次在半夜，他聽到有聲音對他說：「起來，出去外面。」他以疲倦、腿疼、想睡來推辭，但那聲音再次命令他。於是他勉強起身，披上外衣，口袋裏有多種語文的單張。一到外面，看見兩個青年人在前面走。他就去招呼他們停步，把他為甚麼會來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也認為那是神的聲音。巴新就向他們作見證，其中一位叫古爾卡尼的說，「我知道神是為我的緣故打發你來。我很不快樂，渴想得一本聖經。你能給我一本嗎？」以後這人信了主。





九、深入鄉村

巴新有一次在禱告中，覺得必須去距喀拉蚩155哩的小村莊。那是講信德語（Sindhi）的地方，巴新只會說幾句。但他知道回教徒多半精通信德語和烏都（Urdu）方言，就和一位朋友同去。他們到達那個村莊，詢問有沒有人懂得這兩種方言。據說有一位回教徒精通這兩種方言，可是已在前晚死了。他們到乾涸的河床裏去禱告神當如何行，約過了2小時，一身都是沙。」主對他說：「我要你去用信德語講道」。他回答說，「我只懂得幾句呢。」主說，「只管去講！」他們進了那村莊，招聚了一小群人。他正向他們抱歉不能流利地講他們的方言，但不料竟講通了。思想也跟著而來。他自己莫名其妙！

次晨，有聲音對他說，「你們過河到一個名叫巴奴的村莊去」。他們在日落時到達，在村莊的中心發賣福音書。一個回教徒來阻止他們。他們申明自己不是宣教士，不過聽了神的聲音，將神的信息帶到這個地方。那人問他們住在何處？他們答「我們要住在我們所站的地方」。問他們要在哪裏吃飯，他們說，「不知道」。那人於是請他們去他家住，他要請人來聽神的信息，他也願意傳譯。他們以為他有詭計，在禱告中神指示他們不要怕，只管與他同去。果然那人照他所說的一一實現了。會後，有一個回教警察走來，說：「我已等了5年多，希望有人來向我講主耶穌基督的事。有人給了我一本『路加福音』，我已經讀了好幾遍，可是不能明白。你們今天到我們的村莊，我覺得非常欣慰。」那個回教徒整夜坐著留心聽每一句話，後來買了一本烏都語的新舊約全書。





他們又到許多未聽過福音的荒漠小村去。有時買不到東西吃，有時吃糝了沙子的乳酪，但他們常常遇見神為他們預備了接待的人。也賣出了不少福音書，使許多石工認識了主。

十、在地震前搶救靈魂

1934年5月，神啓示巴新往奎塔（Quetta）去。5月4日開始舉行佈道會。5月31日清晨3時發生了地震，幾秒鐘內有58000多人喪亡。地震前夕有許多人來聚會，巴新力勸他們來就耶穌，凡願意悔改得救的人可以留步禱告，那一晚有58個人留下來禱告，都悔改求主赦罪。

半夜，12時30分，巴新在帳棚裏非常疲乏，卻睡不著覺。主叫他為沒有得救而離開的人禱告。他就再一次跪下禱告：「主啊！求祢叫醒他們，搖醒他們，把他們搖到肯跪下來。那些仍然留戀在罪惡中的人，求祢叫醒他們，搖醒他們。」大約到了3時，他確信神聽了他的禱告，心中就平安了。地震在3時發生了，他仍跪著不住地禱告。全城屋塌牆崩，男女老幼狂呼亂叫，但他的帳棚內毫無損壞。在18秒鐘之內，奎城成為廢墟，非基督徒死了百分之九十五，基督徒只死了8人。參加巴新聚會的只有2人死亡。他停留下來兩週，分發福音書，並幫助救濟的工作。向他求助的人所需的物品，卻從素不相識的人手中交給他，奇妙地使供求相應。

結語

巴新，對於東南亞的華人基督徒與本地基督徒，都不算陌生。他傳福音的腳蹤，現在仍然到這些地區。他因接受主





耶穌為救主所得的大喜樂，與所傳救贖的信息，必能幫助許多要得屬天上好福氣的人。
(陳瑞伯)



主啊！主啊！我在這裏，
求祢，求祢聽我細語，
我甘願不再滿足自己，
只求祢成全我這心意。
祢捨命完成了父神旨意，
我怎敢偏離半途放棄！
助我專一隨祢腳蹤，
直到那日歡然見祢。

主啊！主啊！我在這裏，
求祢，求祢聽我細語，
我渴想那日快速臨近，
教會滿歡欣迎祢再臨。
祢引領眾聖徒走過艱辛，
我怎可不朝標竿前行！
伴我行完祢的旨意，
新婦妝成歡然見祢。

—王國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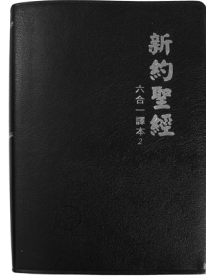


新書介紹

六合一新約聖經2

所收集譯本：

- (1) 《新約聖經》和合譯本 1919年
- (2) 《新約聖經》王宣忱 1934年
- (3) 《新譯新約聖經》蕭氏譯本 1967年
- (4) 《新約聖經》呂氏譯本 1970年
- (5) 《新約聖經》1992年
- (6) 《新約聖經》1999年



HK\$320

附篇一：

- (1) 《詩篇》和合譯本 1919年
- (2) 《詩篇》1992年
- (3) 《詩篇》1999年

附篇二：

- (1) 《我們的聖經》（選）
- (2) 《聖經的來源》多瑪斯（W.H. Griffith Thomas）
- (3) 《新約聖經流傳史略》喬治·密立根（George Milligan）
- (4) 《聖經中譯論文集》賈保羅（R.P. Kramers）
- (5) 《聖經是神默示的麼》（張郁嵐）
- (6) 《真理的聖經》葛德（Sidney Collett）
- (7) 《猶太與聖經的關係》許爾教士（Rev. Samuel Schor）
- (8) 《聖經預表基督》翟哲根（A.M. Hodgkin）
- (9) 《基督事蹟的旁證》（選）
- (10) 《聖經大事年表》（摘自《伴偶聖經附錄》—牛津大學）





史百克港台信息

史百克弟兄（Theodore Austin-Sparks, 1888-1971），是上世紀神所重用的忠心僕人之一。他開始在英國的教會服事的時候，心願是主能興起一些有屬靈的眼光，有從主而來的託付和膏抹的人。他的禱告蒙了神的垂聽，神興起他自己來達成他的心願。他的職事特別在於闡述基督的豐富、十字架更豐滿的意義、靈裏的生命，以及教會的屬天性質、託付與命定。而代表他的職事，發行了近半個世紀的《見證人與見證》（A Witness and a Testimony）月刊，更是服事並供應了所有渴慕追求更深認識基督、認識神永遠的旨意，並屬靈生命成長的神的兒女。

1955和1957年，在主的帶領下，史百克弟兄曾先後兩次遠東行，在香港和台灣兩地主領了多次的聚會。在各個聚會裏，他所傳講的信息，帶著聖靈的能力，且極具屬靈深度。這些信息不只針對了當時教會之需要，就是今天，聖靈藉著他所傳的話，仍是振聾發聵，如鐸如柝，為現代教會的警聲，也為神兒女的天糧。本社將這些信息匯集成二冊，期望讀者靈性蒙更新，認識基督的中心和主權，得豐豐富富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HK\$280
一書兩冊





《拾珍》季刊是屬於所有基督徒的一份刊物，本刊物的主要信息是來自教會歷史中屬靈的寶藏。目的為要同享基督的豐富，造就聖徒屬靈的成長，榮耀基督。本刊乃是免費贈閱，函索即寄，請按需要訂閱，並且盼望介紹聖徒閱讀。

編者：拾珍出版社

出版：拾珍出版社（Found Treasure Publications）

印數：2,500份

網址：<http://www.found-treasure.org>

免費贈閱

索閱處：香港新界沙田中央郵箱911號

拾珍出版社

【住址若有更改或不訂閱者：請來信通知】

目錄

亞洲聖徒小傳

前言	1
第一篇 中華傳道的先驅——梁發	2
第二篇 基督麾下的儒將——席勝魔	16
第三篇 基督筆兵張文開	27
第四篇 一代奇人宋尚節	40
第五篇 我所認識的賈玉銘博士	52
第六篇 印度沙陀孫大信	63
第七篇 章力生——士大夫的使者	72
第八篇 蔡蘇娟——暗室之後	85
第九篇 巴新——喜樂作工的主僕	95

